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CAMBRIDGE, MASS. 02138

TA1980.3
10.1

TA 1980.3/10.1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CAMBRIDGE MASS.

天路歷程小引

自序

天路歷程一書原是大英國人耶穌教徒所作。複姓本人名約翰約二百年前因傳上帝真道被惡官囚於獄十有二年絕無怨恨之念而慕道之心轉殷於是將聖經之理輯成一書始終設以譬詞一理貫串到底其曲折處足令人觀之而神悅其精嚴處尤足令人讀之而魂驚且教人如何信上帝道如何賴耶穌功當如何著力如何謹慎是誠天路歷程之捷徑也至於人名地名非真有其人其地亦不外假借名目以教人識真偽耳讀者自當顧名思義因詞達意也可即如首卷首行所云

我者、本人自謂、穴者、比囚獄也、睡中之夢、比靜中之思也、一人衣破衣、比世人有罪無功、而轉室而他視者、是欲背世俗而向天理之意也、背上又有大任、言世人身任多罪、如負一大任也、故觀聖書、遂戰慄而流涕云云、以下五卷解法、大率如此、類推、在善讀書者、心領而神會之已、今愛是書者、已將各國文字譯成、素未譯以中國文字、至咸豐二年、中國士子與耶穌教師參譯始成、但恐讀者、以爲假設虛造之詞、不知中書之意、盡是聖經真實要理、今故繪以圖像、作一小引於首、使知其所由來、而索其奧蘊也、是爲序。

天路歷程卷一

我行此世之曠野、遇一所有穴、我在是處偃臥而睡、睡卽夢一夢、夢見一人、衣甚破爛、立在一所、面轉室而他視、手執書、背上有大任、又見其展書而觀、戰慄流涕、不能自禁、遂大發哀聲云、我當何爲、其情形如是、後乃自歸、盡力強制、蓋不欲妻孥見其憂苦也、但憂苦漸甚、終不能默然、故以情告其妻孥曰、噫、賢妻耶、愛子耶、爾之至親、莫親於我、今因重任壓我、我將亡矣、確知我等此城、必被天火所焚、遭此勦滅之際、吾與賢妻愛子、將咸受酷亡、非預尋一生路、何以避之、但未知有此路否、其妻孥一聞此言、駭愕甚、此非信其言真、意其心癲耳、故日將暮、惟冀其睡、心或可定、乃急扶之寢、但其人則度夜如日、心實不安、寢不成眠、終夜惟嘆息流涕、及曉、家人來問安、彼答曰、愈久愈不安也、又以前言重告之、其家人畧其言而不聽、意謂若以不情待之、或可除其疾、故時或譏笑之、或責罵之、或全不顧他、其人乃自入私房、一悲痛已慘、一哀憐其家人、代之祈禱、又每孤身行於田間、忽而觀書、忽而祈禱、經數日皆如此、有一時我見其適行田間、仍觀書、心不勝憂慘、觀書時、如前發聲大呼曰、我當何爲、方可得救、又顧此顧彼、若將奔然、然又立焉不去、我觀其情、蓋不知宜由何路耳、維時我遂見一人、名曰傳道、近而問之曰、爾何爲哀呼、其人答曰、尊駕我觀手中之書、知我必死、死後必受審判、然自問我心、死也我不顧、審判我難當、傳道者於是語之曰、世間多苦、爾何不願

死。其人答曰。我恐肩上重任。壓我更低於墓。卽陷我於地獄。尊駕歟。我入牢獄。尙且難當。況遭審判。曳至於死地乎。我想斯情。卽有哀呼。傳道曰。爾情形若此。何又立此不去。答曰。因不知宜何之。傳道者。乃與之一皮卷。中云將至之怒。宜奔避之。其人觀此。卽注目於傳道曰。我當奔避何處。傳道者。乃用手指郊外曰。彼窄門爾見之否。曰。否。又曰。彼光耀爾見之乎。曰。諒或見之。傳道曰。彼光爾當。注目直視。而往就之。方能見其窄門。爾若扣之。必有告爾所當行者。正如詩云。

斯人悔悟切哀呼。

幸得聖徒傳福道。

欲保靈魂脫罪辜。

指明離死入生途。

我夢見其人時。遂奔離其家未遠。其妻孥見之。遂疾呼之歸。其人則以兩手掩耳直奔。大聲呼曰。生矣。生矣。永遠生矣。終不回顧。惟向平坦間而走。時鄰右亦出觀之。見其疾走。或有譏誚之。或有怒喝之。亦有呼之返者。中有兩人。決欲力強之返。其名卽錮執易遷。時其人奔頗遠。兩人尚追之。未幾追及其人。乃曰。鄰友。爾來何爲。兩人曰。我來勸爾。偕我同歸。其人曰。此萬不可。爾輩居將亡城。我亦生於斯。今知其將亡矣。爾倘長居是處。死必墮落更低於墓。卽入地獄。硫磺火燒之所。賢鄰乎。宜聽我與我同往。錮執曰。噫。此何說歟。豈欲我棄諸友諸樂。偕爾往乎。其人名卽基督徒。答之曰。然。蓋此諸物。較我所求之福。萬不及一。爾若偕我往。果



圖 路 天 就 始

能始終如一、則我所得、爾亦得之。蓋我將往之處、一切足而有餘莫若同往。試徵吾言。錮執曰、爾既願棄諸世、而求是物果何物耶。基督徒曰、我求無敝無玷無廢之福。此福固藏於天。凡勤求之者、定期至將與之。是書有載此。觀之自明。錮執咤曰、誰欲觀之。爾願與我歸否。曰、我斷不歸。蓋我手已執耒耜、不能返顧。錮執謂易遷曰、若然。吾儕當舍之而歸。此一等狂人。凡發諸虛想、則自謂更智於七賢。易遷曰、勿罵之。此基督徒也。倘其言真、則彼之所求、較我之所求、必有更美。彼吾鄰也。吾意欲與之往。錮執曰、噫。彼狂爾亦狂耶。爾當隨我而歸。夫此等心癲之人、導爾何往。且誰知之。爾當歸、勿自愚。基督徒曰、不可如是。爾與爾友、亦當共往。吾適所言、實有是事。此外又有多榮。若不我信、請觀是書中所載皆真。卽作此書者、流其血所證。易遷謂錮執曰、尊鄰、今我心庶幾決矣。我將伴此善人偕往、同其甘苦。又向基督徒曰、賢伴歟、往可悅之處。爾識其途否。基督徒曰、有一傳道者、示我云、前有一窄門、宜急就之。若到是處、其途從何往、必有指示我者。易遷曰、賢鄰乎。若然、我等宜同往。於是兩人同往。錮執曰、我必歸本處。此等之妄人、我必不與爲伴。時我見錮執已歸、基督徒乃與易遷行、漸過平坦。時謂易遷曰、爾從我言、願同我往。我心甚喜。夫錮執倘能如我悟未見之情、甚覺可懼。必不輕舍我而去。易遷曰、今爾我獨在此、將往之處若何、又何以能得之。請詳告我。基督徒曰、我頗能以意會、未能以言傳。爾旣欲知此、是書所載、我讀與爾聽。易遷曰、是書所言、爾度

必皆真歟。基督徒曰、誠信其真、蓋作此書、卽誠而無僞者。易遷曰、善哉是言也、然所載之情竟若何。基督徒曰、有一永存國、將賜我永生、得以長居之。易遷曰、善哉是言也、餘又若何。基督徒曰、將賜我榮冕、及光耀之衣、使我身耀如天日。易遷曰、若然甚善、餘又若何。基督徒曰、哀哭憂苦、是處終無、蓋是處之主、將拭我淚。易遷曰、我若居是處、與誰爲伴。基督徒曰、與天使共處、其光奪人目、且先我往是處者、千千萬萬、爾往亦能見之、無相害、悉相愛、衆皆聖潔、謁見上帝、得悅於上帝、而永立乎主之前、總而言之、若到是處必見白衣、載金冕之老、暨諸貞潔者、手各持金琴、且素因愛主、而遵其命者、雖被害於世人、或遭割碎、或被火燒、或被獸食、或溺於海、其人今已康強、衣永生之衣、我等到是處、必得見之。易遷曰、備聞爾言、誠足奪人心、然諸福果能得歟、且當行若何、方能得之。基督徒曰、爾茲所問、是處之主、曾載於此書、其大畧云、主喜以此福賜我、惟要我願納之。易遷曰、善哉、我聽此喜甚、賢伴乎、今宜急行。基督徒曰、我因背負重任、心欲疾行、奈足不從心、時我夢見平坦之間、有一泥所、卽名憂鬱泥、二人言此畢、適近此所、因行不慎、忽陷泥中、一時亂滾、泥大汚其身、基督徒因背上之任重、益陷其中、易遷謂基督徒曰、今爾何如斯。曰、我誠不知。易遷於是怪其路、艴然怒曰、此殆爾告我之福歟、我等初就道、即遭如是、矧過此以往、又將若何耶。使我得以生出此、雖有美處、爾可獨往、乃轉向其室之方、用力急欲跳出、忽脫出諸泥岸、歸焉。基督徒後不復見之。時

基督徒憂鬱泥中、獨自輾轉、益加勉力、思遠其室、冀向窄門、心誠欲是、無奈所負之任重、不能脫出、時我又夢見一人名恩助、就而問之曰、爾何爲在此、基督徒曰、有傳道者示我、言當從此往窄門、方得避將至之怒、我方將往、即陷於此。恩助曰、爾盍視泥中有石磴、方履之而行。基督徒曰、我驚懼急奔、因從捷徑、乃陷於此。恩助曰、爾伸手、其手伸、遂扶之出、立於實地、命之就道、復往、時我就恩助問曰、從將亡城、往彼窄門、既必由此而過、何不修平此所、使人安往。恩助曰、此深泥之所、實難修平、卽人憎悟其罪、而所發之渣滓垢穢盡下於此、故名曰、憂鬱泥、蓋罪人覺其將亡之情、心多憂驚疑惑、皆結聚於此、故此地遂成爲惡地、然地惡非主之意、蓋主之工者、曾遵其監司所示、乃有事於此、今已一千八百餘年矣、或者能修平焉、而識者云、若要修平此所、莫若用福音之教訓、且我知此訓條、每自四方運而填於此矣、其所填者、卽諸解憂之教訓、計有數萬担、卽言其有千萬亦可也、然此片地、仍是泥所、而主諸工者、旣盡己所能之後、終亦必名之爲憂鬱泥、然泥之中、依主之命、誠有石立、安且固、惟天陰雨之際、其穢泥汎然四出、致石難見、或有能見、每因首眩、錯嗟嗟其旁、雖有石立、反不勝其蒙垢、惟入窄門、其地方實、時我夢見易遷歸及其家、鄰右來見之、或有見其歸、而稱之爲智、或有因其從基督徒往、甘自取危而誚其愚、或曰、爾旣試其途、誠不可因小故、而輒棄之、則笑其胆小、故易遷羞恥、時坐其中、不敢舉頭、頃其態如故、衆乃詰道基督徒從背後譏謔

之。時基督徒隻身寂行，遙見一人過田野來，適相值焉。此人名世智，居俗情之邑，其邑甚大。附在基督徒所出之城，其人頗知基督徒之事，因其奔離將亡城，時人皆誼揚其事，不獨基督徒本處爲然，即他處亦有說之。故世智見有嘆息而行者，狀甚勞苦，度必基督徒也。於是問之曰：足下何若斯？形容如此勞苦，其將何之？基督徒曰：誠哉勞苦矣！困苦之人，未有更甚於我也。承問我將何之？謹爲先生道，蓋將往夫窄門焉。我聞到是處，從何得脫此重任，必有人示我。世智曰：爾有妻孥否？曰：有。因此重任壓我，雖有妻孥，不能與之和樂。如故，有若無耳。世智曰：我若勸爾，爾聽之乎？曰：若以善勸我，我即聽之。蓋以善勸我，適我所乏。世智曰：我今勸爾，此任宜急自脫，不然，心終不安。又上帝賜爾諸福，亦不得受享。基督徒曰：我之所求，即欲脫此重任，但我不能自脫，即吾本處亦無人能爲我解脫，故我今行此路，惟欲脫此重任。世智曰：誰命爾行此路？得脫此任？曰：有一人焉，自我視之，必尊貴之人，名曰傳道。世智曰：噫，彼勸爾行此路歟？夫世人所行之路，危疑險阻，未有更甚於此。爾倘不聽我，後必自知。我視爾曾有所遇矣。因爾身有憂鬱泥，然此不過行此路者，初遇之苦耳。宜聽我勸，我年長於爾，爾行此路，勢必有勤勞、疲憊、饑裸、刀危、惡獸、幽暗、至死，諸禍無一不至。確有是情，多有人證之，豈可聽旁人之言，而甘自棄乎？基督徒曰：尊駕乎？以我視之，但我背上此任，較爾所言諸情，更有可懼。我意倘能脫此任，途間雖有此苦，皆不足爲意。世智曰：爾負此重任，其初何由

知曰。我讀手中此書。遂覺有此。世智曰。我度之亦如是。夫有無能之輩。凡妄想夫過高之情。心輒紛亂。一似於爾。蓋其亂想若狂。甘冒諸危。問其欲何得。彼反不自知。基督徒曰。我所欲得。我自知之。即欲得脫此重任。心可獲安。世智曰。此路多危。爾旣欲得安。曷又由此。若聽我言。爾何以克遂所欲。我能示爾如此。亦免此途之危苦。夫得救之方。在斯不遠。倘從我言。不獨能免諸危。且得安樂。日與善人居。事皆如意。基督徒曰。言中之微意。請尊駕開陳。世智曰。即在此前村。村名修行。有一恃法。爲人多智。兼有聲譽。善助人脫此任。我所深知。且人因任重壓。心或偶癲。彼亦能醫之。爾往見之。遂即助爾。其室離此僅有三里。其人若不在。彼有一子。美容貌。名習禮。亦能助爾。如其父然。爾至是處。此任可得脫。且獲平安。爾或無心歸故邑。我亦不勸爾。可遣人取妻孥來。今村中有空宅。租價公平。食物美。而價亦賤。且鄰右皆良善。相信相敬。故爾居是處。益加安樂。時基督徒聞此語。猶豫不決。即自揣曰。此人言若真。莫若從之。乃復問之曰。尊駕。彼賢人之室。路從何往。世智乃指一山。即西乃山也。曰。彼高山。爾見之否。曰。見之甚明。世智曰。由此山往。首到之室。即其家也。基督徒於是舍原路。往求助於恃法。行近其山。駭見山勢高壓。不敢復進。恐從其首上隕下。故立焉。罔知所以。又所肩之任。較行原路時。轉覺加重。山又有火燄閃出。基督徒懼被所焚。故戰慄甚。身出冷汗。正如詩云。

基督徒從世智言。

頓離正道大違天。

雖云脫任得安樂。

終是罪奴履禍田。

時基督徒悔從世智之言。見傳道者來。不勝赧顏。傳道者來漸邇。遂就之。貌甚莊嚴可畏。問之曰。基督徒爾胡爲在此。基督徒一聞此言。不知所對。時惟默然木立。又曰。將亡城牆外。我遇一人。哀哭大呼。豈非爾歟。基督徒曰。然。卽我也。曰。往窄門之路。我豈未示爾歟。基督徒曰。有。曰。若然。是途爾何遽舍。而行錯路。基督徒曰。我行過憂鬱泥。適遇一人。示我云。在此前村。有能脫我任者。曰。爾所遇乃何人。曰。觀其容文如也。與我言甚多。致余卒從其言。而來此。因見山勢高壓。我遂立不敢進。誠恐被山崩壓。曰。時其人所言若何。基督徒曰。問我何往。我以情告之。曰。時其人有何言。基督徒曰。問我有家室否。我以情告之。言我被此任重壓。雖有妻孥。不能與之和樂如故。曰。時其人又言若何。曰。命我急脫此任。余謂之曰。脫此重任而得安適。我之所求。今故將往窄門。冀至是處。從何得救脫。必有人示我。時其人言有一途。較爾所示者更美。途捷而無危。從其途往。卽見一人。善能脫此任。我故信之。乃舍原路來此。冀或早脫此重任。及至於此。見情形若是。遂懼而止。今竟不知當如何耳。時傳道曰。爾暫立此。我以上帝之言示爾。基督徒立而戰慄。傳道乃曰。經云。慎勿棄語汝者。若在地傳命者棄之。猶不能免刑。况自天而言者。我背之。其刑焉能逭乎。經又曰。義人以信得生。如或背道。我不悅之。傳道又曰。入此危苦中者爾也。爾今棄至上之諭。舍平安之途。幾至於沉淪。基督徒一聞此

言驚跌其前如死大呼曰哀哉我亡矣傳道者見其如此遂執其手曰經云凡罪惡謗讟其人可赦又云宜信勿疑基督徒於是少甦立於傳道之前戰慄如故傳道復曰我將以道教爾宜專務勿忘夫蠱惑爾者誰且爾要往見之者又爲誰我今將示爾蓋蠱惑爾者名世智名實稱其實蓋其所好者則此世之道而非上帝之道其往禮拜也則在修行村而非福音鄉且謂此世之道能免人窘逐故尤好之其心如此遂欲紛更主之正道但此人勸爾中有三事爾當惡之使爾舍正路一也使爾厭正道之辛苦二也引爾此往非生之途實死之方三也夫誘爾舍正路爾當深惡焉蓋從其言是輕棄上帝之諭轉重世智之言主曰當竭力進窄門卽我示爾往之門也蓋引而之生其門也窄其路也狹得之者少今此惡人誘爾背窄門舍正路致爾幾至於沉淪故當惡其誘爾且爾聽其言又當自惡焉至其誘爾厭正道之辛苦爾又當惡之蓋此道之辛苦較世之財寶爾當視之更寶又榮光之主已告爾云惜生命者反喪之又云人就我而不過於愛父母妻孥兄弟姊妹與己生命者不得爲我徒故我言云上帝言此路卽永生要路人若曰行之者死此說爾當深惡焉且引爾此往行入死方爾又當惡之欲知此意當思爾將往見此人爲誰又此人何以不能脫爾任蓋此人卽名恃法是婢出非婦出此婢與其子皆爲奴詳見加拉太書四章二十二節間且居西乃域者生卽爲奴身旣爲奴焉能放我使我自由故恃法終不能脫爾任且從恃法得脫此任者古今未之有也卽終焉

亦無有。蓋經云、恃法而行者、無人得稱義。既不得稱義、又焉能脫此罪任。故世智者、俗民也。非天民也。恃法者、亦欺人也。且其子習禮、外貌雖美、乃亦僞善、不能助爾。爾宜信我。彼昏迷者多言、欲爾舍我所示之路、不過謀騙於爾、使爾不得救。言此訖、傳道者又大聲呼天、證其所言。於是西乃山有聲及火出、基督徒膚髮驚豎。其聲云、徒恃法者、咒詛也。經云、不恒遵律法所載、而行之者、咒詛也。時基督徒已無意望生、哭甚。謂逢世智、且自咒詛、輕聽其言、又自怨愚、且世智私欲之言、彼爲之迷惑、而舍正路、今不勝羞恥、遂向傳道曰、尊駕乎、爾試揣之、我尚可望救否。我今欲返原路、而往窄門可否。其將拒我不納、使我羞恥而歸乎。前妄聽世智、今憂且悔、我罪可赦歟。傳道曰、爾罪甚大、因所行之惡有二、一舍正路、一履禁地。雖然、司門者心懷悲憫、必納爾、然爾當謹慎、勿再妄行。誠恐主稍怒、爾卽亡於途。時基督徒將返原路、傳道者方微笑、以口吻之、而祝其安。基督徒卽急行、途間不與人言、或有問之、亦不見答。其行也、狀若履禁地、但未及原路、心常凜凜危懼、旣入原路、心方稍安。嗣後基督徒及窄門門首書云、扣門則爲爾啟、遂再三扣之。時云、

罪人奔離必亡城。

求主垂憐開活路。

來扣窄門望得生。

鴻恩永頌樂高聲。

頃有一莊貌者名惠慈、來問曰、外何人、從何來、欲何求。基督徒曰、有一勞苦者、罪者、從將亡



入窄門圖

城來要往郇山欲免將至之怒有示我云宜由此門往請問尊駕願許我入否答曰我心甚願遂啟門正是

欲入生門得上天。

先當認罪立門前。

窄門切扣方能入。

上帝惠慈赦我愆。

時基督徒適將入其人挽之急進基督徒曰此何故曰隔此門不遠有一堅寨撒但

撒但鬼王之名守

之每同其魔夥伺欲入此門者從寨上射之或被射死卒不得入時基督徒且喜且懼既入窄門司門者曰誰示爾來曰有傳道者命我來扣此門又言我後掌若何爾必示我惠慈曰爾前門闢無能闔之基督徒曰我先冒險今獲益矣惠慈曰爾何獨自來基督徒曰鄰右中無有如我自知危惠慈曰中有人知爾來否基督徒曰我初奔出妻孥見之遂背呼我返又有鄰右立而呼我歸我惟以兩手掩耳直往惠慈曰然中有追爾者欲勸爾歸乎基督徒曰有卽錮執易遷後見我不從錮執罵我而返獨易遷偕我暫行惠慈曰彼何爲中塗而止基督徒曰時我二人俱來行及憂鬱泥忽陷其中易遷遂喪志不敢復進故轉向其家室得出諸泥卽謂我曰彼美之處爾可自得於是彼行彼路我亦行我路彼隨錮執我來此門惠慈曰哀哉斯人欲得天榮些少艱苦何足爲算彼若此驚退何其輕視天榮基督徒曰我言易遷如此果有是情卽言我自己之情亦與彼無異彼固歸其室我則從世智之言妄舍正途

而行死方。惠慈曰。噫。爾遇世智乎。欲爾向恃法以求安乎。夫此二者。實皆欺人。爾從其言乎。基督徒曰。始固從之。後乃不敢。因恃法之處。有西乃山。我要求助於恃法。見山勢高壓。若將隕下。懼其壓我。故不敢復進。惠慈曰。此西乃山。致人多死。後亦必如是。爾得免其壓碎。幸甚。基督徒曰。我處此山下。後情若何。亦所難測。但我時方憂思。蒙上帝之恩。得傳道者復來。不然。我今不得至此矣。若我之大罪。宜爲山壓死。不堪立此。得與主言。今尙許我入此。恩何大哉。惠慈曰。人不論何人。素行不論若何。若到此處。我盡納之。斷不逐之。請爾偕我稍行。爾當行之路。我將示爾。前一狹路。爾見之否。卽爾當行之路也。此路乃諸祖先知。基督使徒所開創焉。其路直如準繩。此卽爾當行之路也。基督徒曰。此路豈無灣曲。便遠人行謬乎。曰。亦有歧路界之。但路曲而闊。獨正路直而狹。以此可辨。時我又夢見基督徒背上之任尙未脫。若無助之者。任終不能自脫。故復問惠慈曰。能爲我脫此任乎。曰。爾當忍負幾時。若至救脫之所。此任卽自脫下。時基督徒束身將往。惠慈曰。離此門不遠。卽是釋示之屋。若扣其門。必以美情示爾。基督徒時與之告別前行。迨至釋示之屋。三扣其門。頃有一人曰。外何人來。曰。我行人也。因此宅主之友示我云。來此必獲益。故我要請見宅主。其人遂爲之請。頃焉。宅主出見。問之曰。欲何求。基督徒曰。我由將亡城來此。要往郇山。司窖門者示我云。若來此。爾必以美情示我。使我行路時獲益。釋示曰。請入。有益爾之情。我將示爾。遂令其家人燃燭。命基督

徒隨之往，引入私房，命家人啟一門，門啟，即見璧懸一圖像，像甚莊正，目仰天，手執聖書，唇上書真理之訓，將世間置背後，立焉有苦勸狀。首上懸金冕，基督徒曰：此何意？釋示曰：圖中此人超乎千人之上，能以道生子，時爲之劬勞。詳見加拉太書四章十九節 時爲之懷育。見帖撒羅尼迦書二章七節 其目仰天，手執聖書，唇上書真理之訓，此皆欲示爾知其職，當識真道之奧義。時時開陳，使罪人聞知，故其立也，狀若苦勸人，且世間置其背後，金冕懸其首上，示爾知其專好主之事功，乃輕視目前諸物，故至來世，必得榮賞。爾將往天城，途中若遇疑難之際，獨圖中此人，得主之權，能導爾安行，故我先以此圖示爾，然所示於爾，及爾所見者，當謹誌勿忘，有假爲引天路者，其路卽死路，誠恐途中或遇此，爾當深防之。時釋示攜其手，引之入一大廳，內因久弗掃，塵埃充積，基督徒環視一時，釋示乃呼人掃之，一經動掃，飛塵四起，直撲其面，幾絕呼息，時一女旁立，釋示使之取水灑塵，彼如其命，廳卽應手掃淨，基督徒曰：此何意？釋示曰：此廳指人心未受上帝之恩，而成聖潔者言，塵埃指原染人性之罪，及內惡汚諸一身而言，始掃之者，指律法而言，後以水灑之者，指福音而言，何歟？蓋爾始見一人掃之，飛塵四起，故廳掃不能淨，猶上帝之律法，尚不能滌人心，除人罪，律法至而罪生，益加力而增多，蓋律法但能表人罪而禁之，不能以力賜人，俾勝罪而滅之，再者，爾見一女以水灑地，而塵悉落，廳卽應手掃淨，猶福音之恩道，甘且寶，一感人心，罪卽敗而服，心乃信福音，而得清潔，可爲榮主所居，時我

又夢見釋示攜其手引之入一小房內有二童子各坐其座一稍長名急欲一名忍待急欲
狀多拂忍待意甚恬基督徒曰彼急欲意何多拂釋示曰其應得之業管理之者期於來年
方將與之彼欲今年即得之意故多拂惟忍待者甘心俟之意故安恬時我又見一人帶金
寶一袋舍急欲之前彼遂取而玩之喜甚且笑忍待但未幾金寶蕩盡存一破衣而已時基
督徒問釋示曰請釋此事詳以示我釋示曰此二童子一指今世人一指來世人爾見急欲
要立得其業不能俟至來年猶今世人必要今世得其福不能俟至來世夫來世之美福上
帝多親證之世人尤畧之而不求俗云十鳥在樹不如一鳥在手人惟以此爲是而專求目
前之福故急欲之業未幾蕩盡惟存一破衣求此世之福者末日亦必如是基督徒曰由此
觀之則忍待者智其故實非一端蓋其能守待後得物更美一也且急欲業既蕩盡只存一
破衣而忍待則尙居其榮業二也釋示曰不但如此且有他故夫來世之榮業永存不廢豈
如人世之福忽焉消亡故急欲者始得其業卽笑忍待者則忍待者終得其業更堪笑急欲
者蓋始者必有終繼之終雖未至必有其時而終者則無所繼之是以始得之業必先一時
用盡而終所得之業方長久可居經指富人云爾生前受諸福拉撒路受諸難今彼慰而爾
苦焉基督徒曰觀此則目前之福誠不可貪必當俟日後之福釋示曰此言誠是蓋所見者
暫也所不見者恒也但所見者卽今世之物與人欲爲鄰故相交易密所不見者卽來世之

業與人欲遠隔故久疏難親時我又夢見釋示攜其手引之入一所見有火從牆下起一旁立者時時以水灌火意欲滅之無如火熱益焰基督徒曰此何故釋示曰此火指心中之恩化以水灌火欲盡滅之者魔鬼也然雖被其如此而火益熱且焰其故我將示汝於是引之轉過牆外見有一人手執油瓶常從牆外以油灌火中基督徒曰此又何意釋示曰此人卽基督常以恩油助恩化恩化日盛故魔鬼雖盡力欲滅之然基督之民終屬恩化之民夫被魔鬼惑者每不解心中此恩化何以得不滅而猶存故以油助火私立牆外者蓋欲示爾知此也時釋示復攜其手引之入一樂所中一宮殿巍然宏麗基督徒見之喜甚又見殿上有行人遊悉衣金衣基督徒曰吾儕可入此否釋示乃引之向殿門而上却見羣衆立門前似欲入不敢又去門不遠一人坐近桌上有冊書筆墨凡將入其門者彼則錄其名又見衣甲操戈者多立門上凡欲入此門者則欲盡力害之時基督徒見而怪之又操戈者衆人見之皆懼而退後見一人貌甚剛勇近錄名者曰請錄我名其名既錄卽戴盛拔劍急擊操戈者而操戈者亦奮力擊之但其人絕不少却左衝右斬彼此各受傷後乃劈開一路直衝而入於焉聞殿中之人歡呼之曰入來入來必獲永榮其人乃入亦衣金衣基督徒時見此微笑曰此中之意度我必知卽向釋示曰離此復往今請許我釋示曰未可俟我示爾別情然後可復往於是復攜其手引之入一黑房內一人坐鐵籠中貌甚憂目注地兩手叉東哀嘆悽

慘心腸如裂。基督徒曰。此何故。釋示曰。欲知其故。爾當問之。基督徒於是問之曰。爾爲人若何。曰。吾今爲人大異前日。基督徒曰。爾前若何。曰。我前爲聖徒。言行皆美。不獨我自言之。即人亦稱之。時我自謂。亦是直行天路者。又想到天城。心每喜悅。基督徒曰。爾前若是。今則如何。曰。我今則絕望之人也。爲望絕所捆。如囚鐵籠中。不能脫出。哀哉。今不能出矣。基督徒曰。爾致至此。其故何也。曰。儆醒謹守。我漸忘之。又放縱私欲。固犯聖道。負上帝之恩。貽憂聖神。而聖神離我。招魔鬼。而鬼魔近我。觸怒上帝。而上帝遠我。我心自固結。莫能悔罪。時基督徒向釋示曰。若此之人。豈無可再望乎。釋示曰。爾當問之。基督徒乃又問之曰。爾豈絕無可再望乎。此絕望籠中。豈必長居之乎。曰。我斷無可再望矣。基督徒曰。何其言此。夫上帝之子。豈無一心憫人乎。曰。上帝之子。我復釗之於十字架。慢其位。藐其義。視其血爲尋常。狎侮聖神。故上帝許福之詞。我今不與。惟留嚴刑之語。將及我身。我違上帝。上帝震怒。將剪滅於我。基督徒曰。始爾欲何求。今乃自取若是。曰。我因求私慾。宴樂。世利。意謂得此。心必逸樂。今此數事。反如熱蟲齧我心。基督徒曰。雖然。爾今盍不悔改。曰。今上帝不許我悔改。蓋悔改望恩之門。上帝已閉之。竟囚我於此籠中。雖普世之人。無能放我出。哀哉。永遠。永遠之災。我焉能當之。時釋示向基督徒曰。此人之慘。爾當誌之。爲爾永鑒。基督徒曰。其情若此。誠哉可懼。於儆醒謹守。惟願上帝助我。俾我祈禱不輟。莫效其尤。免受此慘。乃向釋示曰。此時我可復往歟。

釋示曰、待我再示汝一事、然後可復往。於是攜其手、引之入一室中。一人適自床睡起、披衣時甚戰慄。督基徒曰、此人戰慄何故。時釋示命是人言之。其人乃曰、此夜睡時、余得一夢、却見天變甚黑、雷電作怪、使余驚甚。時舉目仰視、見亂雲疾飛、聞號筒大震、雲上坐一人。天使萬萬侍立、炎火環之、滿天皆火。時有聲云、死者起來受審。石磬忽裂、墓盡開、死者皆出。其中或有喜甚、舉目瞻視、或有驚甚、欲逃匿山下。時坐雲者展書、命世人悉近前、因烈火從其前冲出、衆乃立稍遠、以便聽審。又有聲宣諭諸天使曰、當集粧與糠、投諸火湖。於是無底之坑、近余立處忽開、火烟炎炭、怪異之聲、蕩蕩冲出、坐雲者、又諭天使曰、我穀入倉者、於時多人被天使提上雲間、但遺余在下。時余亦欲逃匿而不能、蓋坐雲者、當時目余、余畢生之罪、又自醒悟、良心四面訟余、余至此乃醒。基督徒曰、爾所見若是、特何事大驚。其人曰、余意審判之日已至、余未預備。見天使提多人上、遺余在下。此特使余大驚、又地獄之坑、適近余立處裂開、良心又罪余、且判主常目余、貌有怒色、余故大懼。時釋示謂基督徒曰、所示爾諸情、爾有思之否。曰、有所見諸情、使我且望且驚。釋示曰、然此諸情、爾又當謹誌、以此策爾、急行前途。時基督徒復束身將往。釋示祝之曰、基督善徒、天城之路、願保惠師、導爾直行。基督徒於是復往。時云、

來斯得見七奇情。

策我直趨狹路程。

寶訓諸條時必念。

聖神釋示極高明。

時我夢見基督徒之前路，兩旁有護墻，牆名拯救。基督徒由此而奔，但背負之任重，舉步維艱。後奔至一所稍高，上立十字架，下一空墓。基督徒適至此，其任即解。從肩脫下，跳入墓中。後不復見。時基督徒身忽輕爽，欣欣然曰：「彼以其憂與我以安，彼以其死與我以生，乃立是處，且觀且奇之。」因一見十字架，其任遂脫，深以此爲奇。觀之又觀，不勝心感涕泗。時方立焉，且觀且淚，忽有三光耀者就者祝其安。一謂之曰：「爾罪赦矣。」一爲之脫破衣，易以白衣。一將印印其額，又將憑卷與之，上蓋印，命其行路時觀之。若到天門，可將此卷交納。言訖，三光耀者去。時基督徒喜甚，再三踴躍復往。時云：

今觀十架並空瑩。

罪任頓開我得生。

主代余亡身鉗架。

萬年樂訟主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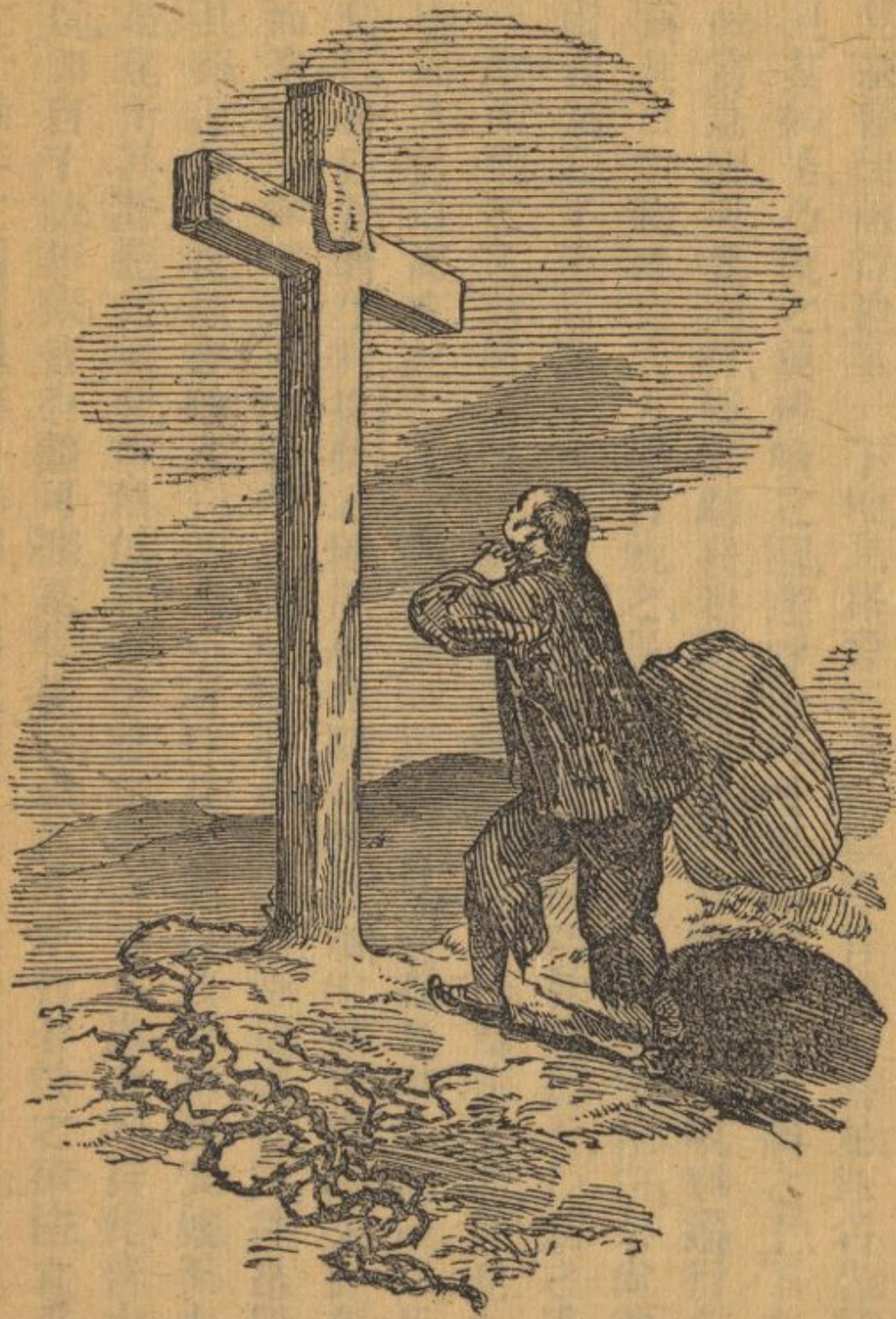
時基督徒至此，正是

衣如雪白此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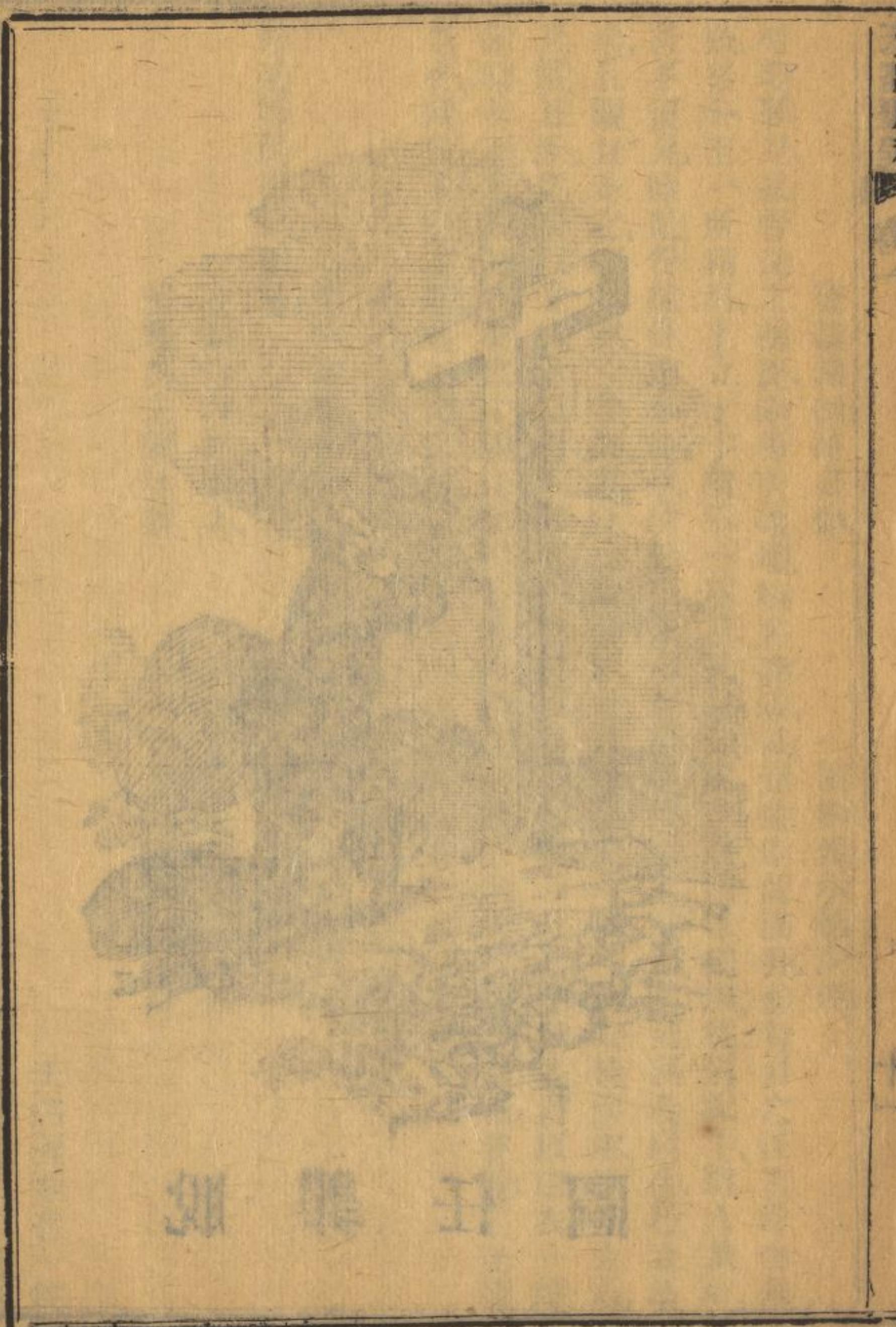
翻見舊情悉換新。

惟是罪夫蒙主義。

華毛鴉插表華身。



脫罪任圖



天路歷程二卷

時我夢見基督徒前行，迨至一下地，見路旁三人熟睡，皆有桎梏繫足，即名愚懶，自恃。基督徒見其如是，乃就之，冀或喚之醒，遂呼之曰：汝等睡此，如睡船檣之上，下有死海，即無底深淵，故當急醒，與我同往。爾若聽我，我助爾解足，且有撒但，一似吼獅，遍行各處，倘其過此，爾必爲其口中物。時三の方舉目視之，愚懶曰：我不見有危險，懶惰曰：余尙欲暫睡，自恃曰：爾爲爾，我爲我，不干爾事。三人於是復偃而睡。基督徒乃就道復行，心爲之慮，慮其處危險中，欲喚醒而勸之，又欲助之解足，如此惠愛，彼反輕視之，方爲代慮間，又見二人從道左皇皇踰牆而入，急追而來，此二人，一名恃儀，一名僞善。基督徒見其來，問曰：二位從何來，將何往？恃儀僞善曰：吾儕生於虛榮之地，欲求令聞，今將往郇山。基督徒見其來，問曰：二位從何來，將不由是而來，豈不知經云：不由其門入，從他踰者，竊也，盜也。恃儀僞善曰：往是門而入，吾鄉人皆憚其路遠，故每從捷徑踰入，一如我今所行。基督徒曰：我等將往天城，天主已有明諭，爾若如是，是干其諭，惡得無罪？恃儀僞善曰：子言此事，何足爲慮，我等行此，皆由舊習，倘爾猶有所疑，卽自千餘年來，皆有證可據。基督徒曰：但如此所行，若按之律法，宜乎不宜？恃儀僞善曰：此千餘年之舊習，遇秉公審司，必以此爲宜，且人若得在正路中，從何而入，何必問之，其在路中足矣。觀爾雖由窄門而入，不過在此路中，余雖踰牆而入，亦在此路中，以爾較

我有何所長。基督徒曰。我遵主之律而行。爾則任意而動。此路之主。已擬爾於賊。若到末路。豈視爾爲純民。爾不遵其諭。而妄自入。後必不得其恩。而自空出。恃儀僞善聞此。無言可答。惟曰。爾理爾事足矣。於是三人各行。稍有相談。恃儀僞善。惟謂基督徒曰。諸律法儀禮度。我切實行之。亦能似爾。故我視爾。初無少異。惟有爾衣不同。度此衣必鄰人給爾。蔽體掩羞。基督徒曰。爾不由窄門而入。從諸律法儀禮。終難得救。我身上此衣。即主所賜。誠如子言。與余蔽體掩羞也。我視此衣。即主之惠愛於我。蓋我前日衣甚破爛也。又行路時。我每自慰。意若到天門。主倘認我。應有獲益。蓋身上有其衣。即脫我破衣之日。主之所賜。且我額有號印。爾未及見歟。此卽我任脫肩之日。主之儔侶所印。時又與我一憑卷。俾我路間讀之。心可得慰。又命我到天門。將此卷交納。爲入門之據。度此數物。爾必無之。蓋爾入不由窄門。故也。恃儀僞善聞此。皆默然莫答。惟相視而笑。時我見三人前行。基督徒行稍前。不復與二人言。惟自默想。時或咨嗟。時或怡悅。又將光耀者。所與之卷。每自開讀。心得慰藉。時諸人前行。及至艱難山。山下有清泉。是處有兩途。與正路相界。一從左轉。一從右轉。惟此正路。直通山上。從此上山甚難。故取名爲艱難山。基督徒時近泉取飲。精神頓爽。遂縱步登山。時云。

山上艱難我不辭。

因知生路必由斯。

行從左道終亡沒。

不若經辛獲永禧。

恃儀僞善後亦至山下見山勢高斜旁有兩途意此兩途轉過山腰或與正路相接故決意從旁途而往夫此兩途一名危險一名敗亡二人一從危險之途而往迷入窮林一從敗亡之途而往路入曠野山悉幽暗忽失足跌落後不再起正是

窄門爲始福爲終

中道踰墻與賊同

僞善恃儀私自入

而今竟陷敗亡中

時基督徒登山我以目送之見其始則直奔繼行漸緩後因山高斜無奈匍匐而登半山之間有一快亭卽山主所建爲行倦者憇息基督徒至此力倦乃坐而休息時取懷中卷讀之心固得慰十架旁所得之衣時復細觀一時方以此爲喜不覺假寐繼漸熟睡故淹留於此至日將暮睡間手卷拋落時有一人近喚之醒曰懶惰之人當往視夫蟻細思其勤作而效之爲智基督徒於是醒悟突起疾行及至山上山上遇二人力奔前來一名心驚一名懷疑基督徒詢之曰此有何故爾錯奔返路矣心驚曰吾儕將往郇山已過此艱難之所但行愈遠益遭危驚故轉身欲返懷疑曰誠然蓋離此不遠有雙獅伏路或睡或醒我則不知誠恐近之必被其擘碎基督徒曰聞爾此言使我驚懼但我將避何處方得無危若歸本邑邑將滅亡歸必與之偕亡若能到天城必安然無危我當試由前而往蓋歸必死前往雖畏死而未必死或卽死焉死後亦必得永生我意已決必要前往懷疑心驚於是別基督徒下山基

天路歷程
卷二
督徒乃復前行、思二人所言、時手探懷中、欲取憑卷讀之、以安其心、無如遍索懷中、竟無此卷、時憂苦特甚、不知所措、因素慰其心卽此卷也、且入天城、亦必執此卷爲照、故躊躇愁立、罔知所以、後忽憶彼曾睡於山亭、遂跪下、認其妄行、求上帝赦宥、乃轉迴來路、尋覓其卷、基督徒當迴轉之際、一路憂悶、難以盡述、或自嘆息、或自痛哭、又每自怨責、謂主築此亭、係使人休息養力、非與人以睡、我反妄睡於此、一路迴來、細視路旁、真或復得其卷、蓋此卷卽路間素慰其心、故甚寶之、如是而行、及再見前坐睡之亭、心愈知罪、憂苦益甚、時基督徒如是而行、哀嘆其妄寢云、苦哉我也、我晝寢矣、寢在艱難中山、主建此亭、乃使人休息、以養心神、我反以此爲逸身之所、噫、我妄徇情欲若此、今往返間、我空行一程之路、猶以色列民、獲罪上帝被其遣返、履紅海之路、今使我步步行、步步憂、若非妄寢獲罪、則步步行、步步喜、至於此時、又不知行何遠矣、夫行此路、一次經此足矣、今往返間、使我三次由此、且日將暮、行將及夜、我寢何爲耶、時基督徒已復至亭中、一時坐是處哀哭、後蒙上帝之恩、方憂悶視座下、忽復見其卷、於是戰慄、急取藏懷中、基督徒復得此卷、時不勝喜悅、難以盡述、蓋彼得生後將入天城、皆憑此卷爲據、故深藏之懷中、謝上帝指示、得復見之、時悲喜交集、復進前行、向山而上、舉足益輕疾、但登未及山上、日已西墜、思憶其妄寢、又自哀嘆曰、罪者寢也、緣此之故、使我行於昏夜、不見天日、暗蒙足徑、驚聞夜獸哀聲、此皆妄寢所致、前懷疑心驚者、告以

見獅之情時又憶之故自語云此獸夜時遍行求食我若遇之焉能免其擘碎如是漸行方憂嘆其失舉目忽見一殿高大名曰美宮適近在路旁時我夢見基督徒向前急行冀是處或可投宿乃行未遠路入小徑離殿之外門約有半里基督徒細視前途忽見有二獅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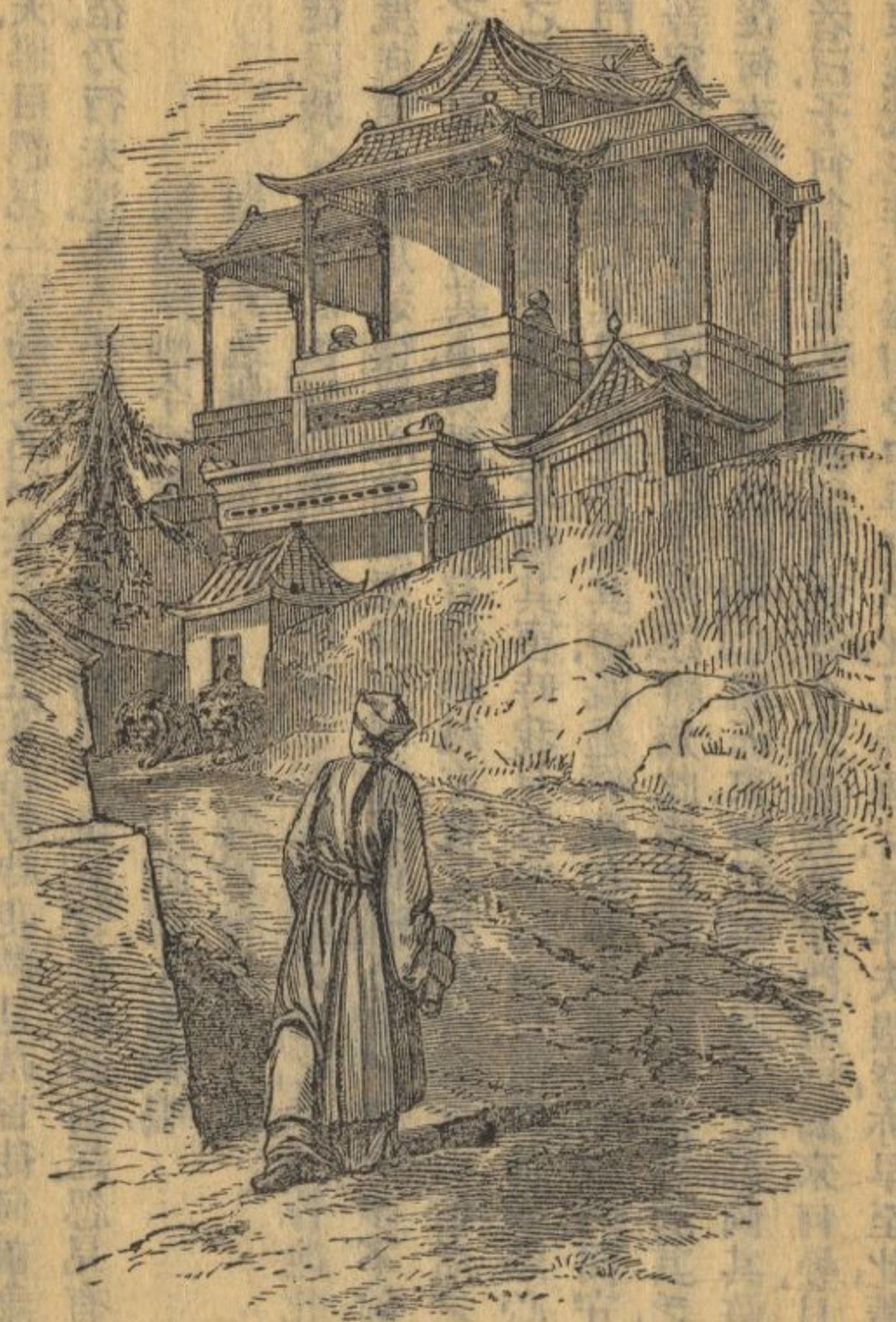
剛過艱難今復驚。

山雖得上有獅鳴。

聖徒安逸難長久。

既脫前驚後又驚。

時基督徒曰我今所見卽懷疑心驚而述之事二獅果有鐵具拘之但基督徒此時不知心甚畏懼度向前必死思效懷疑心驚而返時守門者名儆醒見基督徒停步不前似有退意大聲呼之曰爾胆力何其小勿畏此獅有鐵鏈鎖之置之於此特欲試夫信者之信而表夫不信者之不信爾宜由中而行斯不被其害時我見基督徒前行由獅前而過心甚戰慄獨謹依守門者所言雖聞其吼號卒不被其害既過獅前拍掌大喜直到殿門問守者曰此何宅今夜吾宿此可乎守者曰此宅山主所建特爲此路之行人而設蓋欲濟其乏而救其危又曰爾從何來將何往基督徒曰我由將亡城而來將往郇山茲日已暮倘其許我我求宿此守門者曰子何名基督徒曰我原名從欲今名基督徒守門者曰爾來何晏日已暮矣基督徒曰哀哉我也非妄睡山停中早已至此且我睡時若非失懶卷亦早至此蓋將踰過此山始覺失此卷無奈迴轉妄睡之處幸復得之故今方至此守門者曰若然此處之聖民我



入美宮圖

請一人出、聞爾所言、度之若可、依其家法、必導與爾闔家相見。守門者於是敲鐘、內聞鐘聲、即有一童女出、貌莊而美、名曰勤慎、問守者曰、請我何事。曰、此人由將亡城來、將往郇山、因行疲倦、日又已暮、欲宿此處、問我可否、我云請爾出、爾與之言、斯依家法之可否而行、時勤慎問基督徒從何來、將何往、基督徒如前告之、又曰、此路爾從何而入、基督徒又以情告之、又曰、途中所遇若何、基督徒亦一一告之、後又曰、子爲誰。曰、我卽基督徒也、聞山主建此殿、將濟行人之乏、而救其危、故我特欲宿此、時勤慎聞其言有感、且喜且悲、乃曰、家中數人、我當請之出、於是疾趨門前、請賢智、敬虔、仁愛三人出、與基督徒畧談、遂引之與闔家相見、中多有出戶迎接、謂之曰、得主之恩者、請入、凡行人如爾者、主建此宅、特欲待之、基督徒於是作揖隨之而入、旣入而坐、卽有與之以飲、時晚餐未備、衆不敢虛度此時、皆同一心、欲詳聞基督徒之事、遂選敬虔、賢智、仁愛者、與之言論、敬虔乃曰、基督善徒歟、旣以親愛接爾宿此、途中所遇諸情、請爾備述、或能裨益於衆、基督徒曰、固所願也、爾有志於此、我心甚喜、敬虔曰、使爾行天路、其始也何故、基督徒曰、我昔居本邑、耳中常若有可懼之聲、逼我奔出、聲若謂我云、倘仍居本邑、必不免於敗亡、敬虔曰、爾離本邑、何故特由此路、基督徒曰、此乃上帝之意、蓋我時知危驚懼、不知當避何處、後得一人來、名曰傳道、見我哀哭戰慄、乃示我往窖門、不然、我終不得其門而入、今亦不能至此矣、敬虔曰、爾來於此、從釋示之宅而過乎、基督徒

徒曰、有、我是處所見諸情、畢生難忘、間有三者特甚、乃人心之恩化、魔鬼雖欲滅之、基督猶保全之、一也、又有人獲罪上帝、致不敢再望其恩、二也、更有人於睡時、夢審判之日已至、時所夢見諸情、三也、敬虔曰、其人所夢、亦曾述於爾乎、基督徒曰、有、其夢甚可懼、彼述其夢、時我心如癟、雖然、我得聞之亦幸甚、敬虔曰、爾在釋示之宅、此外豈無所見、基督徒曰、外亦有之、彼時攜我視一偉宮、內皆衣金衣者、門前有操戈者立、阻人不得入、忽有一壯胆者、以刀向中、劈開一路而入、聞宮內者請之入、可得永榮、我見此事、誠悅我心、時若非知此路當復行、則釋示之宅、我欲久居之、敬虔曰、此外路中有何所見、基督徒曰、復行未遠、宛見架上懸一流血者、我一見之、任卽從肩脫下、昔我背負重任、嘆息哀哭、迨是時、任卽脫離我身、時我特以此爲異、蓋我從前未見有若是耳、故不得不立焉而視、方視之時、有三光耀者近我、其一證我罪已赦、其二爲我脫破衣、與我此繡衣、其三爲我額上印此號、時基督徒又取懷中之卷曰、此蓋印之卷、亦彼所與我、敬虔曰、度爾此外必有所見、基督徒曰、今所述於爾、特舉其大者、此外固有所見、蓋我來時、見三人偃睡路旁、卽愚憲、懶惰、自恃者、各有鐵具繫足、爾度此輩、我雖力喚之醒、彼豈聽我乎、又見有恃儀僞善者、妄踰牆而入、空言將往郇山、但未幾亡沒、其禍必如此、我亦曾告之、彼特不信、且我將登此山、甚覺艱難、從獅口而過、此亦甚難、又守門者若無呼我、恐終亦退返矣、今謝上帝、使我得至此、亦蒙爾見納、時賢智度有數

事當復詳問、乃請基督徒爲之解明、曰、爾離故鄉、豈無有時念及乎、基督徒曰、有、但每念及、心惟恥怨、斷不思歸、我今惟欲求至樂之國、卽天上是也、賢智曰、爾前熟習之惡、今豈悉無之、基督徒曰、情亦有之、特私欲之念爲多、但非我志耳、我前與鄉人固樂此、但今此諸惡、使我心憂、我所慕者、若能得之、則終不復思此、但欲行善之際、每有惡在前、賢智曰、夫惡擾爾、豈無有時若亡乎、基督徒曰、有時若此、特其罕耳、凡遇此時、我寶之如金玉、賢智曰、擾爾心之惡、有時若亡、其故何也、爾能言之乎、基督徒曰、我固能言、前十字架所見諸情、若想及之、則自覺內惡若亡、視身上此繡衣、或披覽懷中憑卷、或切念將往之處、亦能使我自覺若是、賢智曰、子爲何故、特要往郇山、基督徒曰、前見懸架上者、冀到是處、得其活、今擾我之惡、冀到是處、亦可絕之、又聞是處永無死、又到是處、必得我所樂者爲伴、誠語汝、主脫我任、我甚愛之、我心此疾、我甚厭之、特欲至永生之地、中有羣衆讚主、常大呼曰、聖哉、聖哉、聖哉、我則欲與之爲伍、時仁愛向基督徒曰、子有妻孥乎、基督徒曰、有一妻、四幼子、仁愛曰、何不帶之同來、基督徒流涕曰、哀哉、我甚樂此、我行天路、無奈妻孥甚不悅、仁愛曰、彼尙居是處、其危若何、爾固當告之、基督徒曰、有、本城將亡、上帝以此示我、我以此告之、彼反視我若狂、而不我信、仁愛曰、爾以此告之、亦有求上帝化其心、而使之信乎、基督徒曰、有、每爲之祈禱、我心甚切、蓋妻孥我所最愛、爾所知也、仁愛曰、時畏滅亡、爾心憂懼、有以此告之乎、度滅亡

之情爾時知之詳矣基督徒曰有我以此再三告之且我畏將至之怒戰慄驚懼彼觀我容哀痛流涕度必知之然又不偕我來仁愛曰他不來有何言可自解基督徒曰吾妻戀此世吾子年少樂於嬉遊故皆舍我獨行仁愛曰爾雖如此勸之所行或未善故空言莫補基督徒曰我之言行自知多有過失初不敢言無固知以善勸人倘所行不合所言勸之終無益然我所敢言者卽我素甚謹慎誠恐我之不喜阻其行天路豈知我行謹慎彼反謂我拘執謂無罪之事我亦不敢行之且我所行倘有阻其行天路之心我度無他必因我心兢兢恐獲罪上帝貽害鄰右仁愛曰人固有若此昔該隱行惡其弟行善遂惡其弟爾如是所行妻子若厭爾是明明與善爲敵其靈魂不得救非爾之罪時衆如是坐談迨晚餐已備於是就席庶饍肥腯酒純且旨衆坐席所談皆山主之事卽言其所行又言主何故行是又言何故建此美宮時我竊聞衆人所言知主素英武與世人之敵相戰魔鬼素逞勢害人主征而勝之時受危流血惟因愛其民而行是恩實罔極誠可愛可慕且衆中有曰主卽死復生後會與之相逢親聞主所言知主最愛行天路者卽四海之內皆無及主觀主舍天榮來救罪人卽此一事又足證其愛人之切又聞主所言知主於郇山決不欲獨居必要與衆同享中又有曰行天路者雖生如乞丐居諸糞中主亦立之爲君長時衆互論至夜已深祈主保佑後乃就寢睡基督徒於大樓其房窓開卽向晚日此房名平安基督徒在此睡至天明時醒而

歌曰。平安之所乃何房。誰想罪人得此祥。救主鴻恩甘莫比。美宮度必近大堂。
衆人晨興復與基督徒談論時謂之曰勿速起程此處奇珍異物俟吾率爾往觀於是引之
往先入一書房見上古諸書紀主之譜系中有載云主乃無始者之子而其生亦無始暨其
言行中亦有詳載主所舉爲臣僕者中亦載有數百名且主以室賜諸臣僕其室歷久不壞
又主之臣僕前所行之美事卽服敵國行公義獲所許之福塞獅口使火焰不傷鋒刃可避
弱而強戰而勇破敵陣諸事是也中如此所載恐讀與基督徒聞之又人素雖敗主而侮其
言行主尙赦其罪且以恩納之是書多有載此外又多載奇事卽往古來今之事及先知預
言後必一一應驗使敵主者駭懼聖徒欣慰所載如是基督徒時皆見之明日又引之入兵
庫中藏神戰之器有若神劍信盾護胸義器望救兜鍪切禱之器福音之履此履久踐而不
壞此皆主爲行天路者而設且事主者雖多如沙皆足以此供之前主之僕行諸奇事所用
之器又與基督徒觀之中有摩西行異能之棍雅里氏殺西洗拉其鎗及釘其田逐米田之
軍所用諸瓶燈號筒山伽殺六百人之牛杖參孫擊死千人所用驢之牙骨大闢殺加得人
坷利押其飛鉈及石且主後震怒而起殺一首惡者將用之劍外又多有美物悉與基督徒
觀之基督徒喜甚觀諸物畢衆復就寢我夢見基督徒翌日寢興遂欲起程其人留之曰姑
俟明日天若晴霽將率爾觀望樂山若見此山便爾益欣慰蓋是由較此處更近天城基督徒

徒乃許其留、迨明晨日出、引之升屋、向南而望、見一樂地、山多林茂、間有葡萄園、百菓、各種奇花、清泉湧流、景色甚可悅目、時基督徒問此何地、曰、此以馬內利之地、以馬內利耶蘇之別名、即上帝借我是山與此處、均爲行天路者公用、爾若到之、天城之門、居是處諸牧者、將示爾望之、時基督徒思起程前行、其人許諾、乃謂之曰、當先入兵庫、既入、乃以堅甲勁器、遍護其體、防其路間遇敵、正是、

聖徒受益衆徒中。

飽道沐恩時復往。

幸遇途間教會宮。
得天甲冑護全躬。

基督徒衣甲畢、卽與諸友行及門外、問守者曰、有路人過此乎、守者曰、有、曰、爾識之乎、曰、我詢其名、彼言盡忠、基督徒曰、此人我亦識之、彼我鄰也、必從我邑而來、爾度其前行何遠、守者曰、今必至下山矣、基督徒曰、如此甚善、賢守者乎、爾先後待我、情何惠愛、願主常偕爾、增爾多福、基督徒將復行、勤慎敬虔、仁愛賢智、決欲送之下山、於是共行、復申論前言、行至山坡、時將下山、基督徒曰、我前上此山、時甚艱難、今將下此度、亦危險、賢智曰、子言是也、蓋下此山、入居謙谷、而不失足者實難、故我儕共來、欲送爾下山、基督徒於是漸行而下、時甚謹慎、然又一二次失足、時我夢見、基督徒旣下山、勤慎敬虔等、與之以餅酒一罇、葡萄一穗、基督徒遂前行、但行居謙谷中、其情甚窘、蓋行未遠、

天路歷程續說

時有一魔鬼，名亞波淪者，其貌兇醜，可憎可懼。偏體有鱗介，彼反以此爲榮。其翼如龍，足如熊，腹出烟火，口如獅口，行近基督徒，睨視之曰：爾從何來？欲何往？基督徒曰：我從將亡城來，其地卽衆惡之所。今將往郇山。魔鬼曰：聞爾所言，必我民也。蓋其地皆我地，我卽其地之王。其民之上帝，爾何背我奔出？若非莫爾復事我，卽擊爾伏地。基督徒曰：我生固屬爾國，但事爾事甚難，工資又不足養生。蓋役爾事，皆罪惡之事，其報必死亡。故我長大，卽效諸智者，四覽別途，冀有增益於我。魔鬼曰：未有王者，願聽民自去。我斷不聽爾去。若怨我事難，傭資少，但聽我勸而返。我國所有之物，今許給爾。基督徒曰：我已許事他主，卽諸君長之主，若依公義，焉得背主從爾？魔鬼曰：爾所行如是，猶諺云：移磚徙石，每有人稱爲此主之僕，未幾陰背之，復歸於我。爾若如是，卽無所害。基督徒曰：我與主立約，誓將盡忠。今若背之，難免背主之刑。魔鬼曰：若然，爾何背我？然爾若從我而返，我不咎爾。基督徒曰：我前許事爾，乃少時妄行，今我所事者，卽全能之主，縱爾欲罪我，度主必能解。且我前循爾行惡，主亦必能赦我。壞生亞波淪歟！我誠告爾，吾主之事，其工資、臣僕、國政，朝其面，居其地，較夫爾更爲我所悅。爾勿

復言我乃主之僕決欲從之魔鬼曰爾行此路將遇何難當早自思此主之僕因獲罪於我犯我之法大多以非命死爾知之矣其中受辱死者曾有幾人乎爾意事彼豈賢於事我乎彼未嘗離所來救其僕得脫我手至有以忠事我者或被彼與其僕所擒我則盡力盡謀往往救之此普世人所知我今亦將救爾基督徒曰主不卽救其僕蓋欲試其愛之之心觀其至終從之否至於非命之死在其僕視之則以此爲榮救目前之苦此非其僕所專望惟望日後之福主若乘其榮暨天使而來其僕亦必得其榮魔鬼曰爾事此主已有不忠焉得望其賞基督徒曰余有何事不忠魔鬼曰爾初就道幾溺死憂鬱泥中卽心灰志喪且爾背任宜待主解脫爾反妄試於不宜之法且爾又妄睡獲罪失爾憑卷又一見二獅幾將退返且行此路之事及爾所見所聞爾若言之每有求譽之意現諸言動之間基督徒曰爾今所言實有此情我且有他惡爾皆及言焉但我所崇事之主心慈悲喜赦罪且此諸惡我昔居爾國卽有之蓋我是時嗜惡如美食我有此罪任自怨自嘆乃蒙主赦宥時亞波淪勃然大怒曰我卽此主之敵痛恨之恨其法恨其民我今來特要阻爾基督徒曰爾當謹所行我今在主之大路卽聖善之路故爾當自提防時亞波淪以身橫截其路曰論此我獨不懼爾當

死此，我誓諸冥巢，必不放爾復行，必要在此滅爾靈魂，乃以火矢射其胸，基督徒手中有盾，以此禦之，得免其危。時基督徒知事已逼，非可立視，乃拔劍而出，亞波淪力進攻之，矢發如雨，基督徒雖盡力禦之，但手足頭目皆被所傷，基督徒因此稍退，亞波淪益逼之，基督徒復奮力與敵，如此苦戰，約有半日，氣力將盡，蓋基督徒既受傷，至此力必衰，不問可知。時亞波淪見其勢如此，乃逼抱之，將基督徒推跌在地，時基督徒劍忽脫失，亞波淪喜曰：「爾命今必亡矣！」於是力壓之，基督徒不復望生矣。蒙上帝之恩，亞波淪適舉手，將擊斃此善徒，基督徒手急脫伸，復得其劍，言曰：「敵哉勿喜，我雖跌倒，必復起矣！」於是，以劍刺之，亞波淪遂疾退，如受重傷然，基督徒見其如此，復進擊之，曰：「賴愛我者，我能克勝。」亞波淪於是振翼疾飛而去，基督徒不復見之。詩曰：

今見諸情實可奇 聖徒魔鬼力相持
當戰之時，其情若何，非親見者，則莫能想像，蓋亞波淪怪聲大震，言發如龍，基督徒惟呻吟嘆息，絕無喜容，迨劍傷亞波淪時，方微笑，仰目而視，噫，此事之可懼，我從未見焉，戰之後，基督徒曰：「救我出獅口，助我勝亞波淪者，今當謝之。」乃歌頌之曰：

鬼王謀害我靈魂。

狀似龍來啟禍門。

怒若火燃情可懼。

矢如雨下命難存。

幸蒙上帝聖神助。

力用天刀魔鬼奔。

一路吾當依救主。

萬年頌讚主之恩。

是時忽有一手執生命樹之葉，伸近基督徒，基督徒取敷傷處，遂愈。爰坐是處，取前所得之酒餅，且飲且食，氣力頓增，遂復前行。手猶執劍，蓋恐附近或有他敵，迨過此谷，幸無所遇。此谷之外，又有一谷，名曰死蔭谷，因往天城路必由此，故不得不由之。谷甚空寂，先知人耶利米曾言此處即曠野深坑之所，亢旱死蔭之地，中無行旅，亦無居人。基督徒時在此谷，較戰亞波淪時，情加困愴。夫基督徒至死蔭之界，適遇二人疾奔而返，即謗譖伽南地者之後裔，基督徒詢之曰：子將何往？其人口呼急退，急退曰：爾若要生命，亦當隨我而返。基督徒曰：何故？二人曰：卽此路之故。因我前行，幾不得復返，倘再進數步，必不能返此，得以此情報爾。基督徒曰：爾何所遇？曰：吾儕幾入死蔭谷，幸我細視前途，早見其危，始覺走避。基督徒曰：爾實有何見？曰：卽見此谷，其中幽暗，有深淵，諸鬼怪、魑魅、蛇、龍，又怪聲四起，時時叫號，其聲如孚。

酷刑者坐極慘鐵鏈中上有紛昏之雲使人心悴又有茫茫死蔭騰覆其上統而言之其谷混混沌沌極其可懼基督徒曰子雖言若是但欲往天城度必由此而過二人曰欲由此而過爾可自往我斷不往於是別之而去基督徒復前行手仍執劍誠恐遇敵我夢見此谷自首至尾左有深溝此卽瞽相瞽者歷代悉陷於此而受慘沒右有爛泥極險雖爲善者若陷其中亦無可立足昔大闢王曾陷於此若非全能者手援之出必溺死其中是處徑又甚狹基督徒情益困愴蓋谷中極幽暗將欲左避深溝又恐右陷爛泥將欲右避爛泥又恐左陷深溝如此且行且驚常發哀嘆之聲且徑旣幽暗每舉足將行初不知此踏踏在何處我又見半谷間有地獄深坑近在路旁炎火黑烟怪愕之聲不時冲出基督徒時至此乃自思曰我今將若何蓋遇若此非亞波淪可比雖有神劍於此何用乃藏其劍而用他器卽切禱是也我聞其大聲禱曰懇求吾主救我靈魂基督徒前行已久尚有炎火時拂其前又有悲哀之聲號號奔騰基督徒恐被其蹂躪身粉骨碎見此可懼之情聞此可懼之聲計有十餘里後聞有聲若鬼成陣而來基督徒乃停步躊躇有時或思返則又轉計曰我行此路一向危險幸得脫離今過此谷或已半途矣倘退後而返危險或甚於進前乃決意前行鬼亦漸近之基督徒厲聲呼曰吾依

上主、皇上帝之力而行、鬼於是退縮、不敢稍近之、正是、

谷中雖見路全冥。

救主之徒必此經。

活路原從陰府過。

直行始得到天廷。

又有一事、我特欲言之、我見基督徒時心驚而惛、幾不自辨其聲、蓋其適近火燒之坑、有一惡鬼、私躡其後、以重讐上帝之言、附其耳語之、語入其心、反誤認爲己心所發、時心驚而惛、以此可見、但此一事、較前所遇諸情、使基督徒心益困愴、謂主前我所深愛、今反褻謠之乎、時基督徒欲求免此、而勢獨不能、蓋是時心驚惛、不知掩其耳、又不知此重讐之語、從何而來、如是慄慄而行、後聞有聲、似在前行、言曰、我雖行死蔭谷、却不怕凶、因主偕我、基督徒聞之喜、謂行此谷、亦有敬畏上帝者、非獨己也、又謂前行者、雖在幽愁之中、上帝猶偕之行、豈獨偕彼、而不偕我、或者我在是處、不自知此、且謂追上此人、不患無伴、故基督徒且行且呼之、但其人終不應、以爲是處獨有己耳、未幾天曙、基督徒喜曰、主轉死蔭而爲晨光矣、天旣漸明、基督徒乃回視來路、其意非欲旋反、惟欲藉日光、視夜間所歷諸危、於是左深溝、右爛泥、時見益現、且左溝右泥之間、徑又甚狹、又見深淵諸鬼怪蛇龍、獨此時遠離、蓋天已明、彼不敢再近、然雖不敢近、猶

明明見之，正如經云，暗間深奧之事，主昭示之。死蔭之地，主昭明之。基督徒寂行此路，得免諸危。時心甚感激，蓋此諸危，先雖懼之甚，但因日之光，昭明示之。此時見之益明，且時日出，此則上帝之恩。蓋死蔭之谷，前半路危險，後半危險益甚。自基督徒所立之處，延及谷口外，沿途有羅網陷阱，諸陷人之機關，使今行路，若如前之黑暗，雖有千命，勢必皆亡。時日已升，基督徒乃曰：「今主之燭，燭我首上，得主之光，可行暗中。」基督徒行此光中，乃得至谷口外。時我夢見出谷之處，有血，有骨，又有焚餘之骸，及殘屍。此皆前日行此路者，被害於此時。我適思此何故，忽見前一穴洞，昔有二長人居之，一名該撒。該撒即羅馬國君之號 一名霸伯。霸伯即羅馬

教王之號羅馬教即俗云天主教是也

者，基督徒經此，不甚危懼。我頗奇之，後方知其故，蓋該撒死已久，霸伯雖尚存，但年已老，少壯之時，多經苦戰，今氣力衰頹，手足強呆，不便於行走，僅能坐洞口，一見天路人過此，輒怒色憤視，因不能立捉之，遂咬牙齧齒。時基督徒見此老者，心頗驚惶，蓋此老者，雖不能害之，時嚇之曰：「若不焚爾輩，爾終不改。」基督徒默然不答，悠然而過，卒不被其害。時欣然吟曰：

第五

千奇萬異我高呼。
四面幽陰多惡鬼。

死蔭谷中得活途。
周圍地獄衆污辜。



過邪教穴圖

愆尤羅網纏愚足。
今脫諸危當謝主。

罪惡深坑陷弱軀。
吾生端賴一耶穌。

天路歷程卷二終

天路歷程續說

基督徒前行時至一處稍高行人登此可望前途基督徒乃登其上而觀見有盡忠在前直行基督徒遂遙呼之曰請留步我欲與爾同行盡忠於是迴顧基督徒又曰緩行緩行俾我得近爾盡忠曰我逃命而奔切不可延緩基督徒聞此心爲之激勵遂奮力疾追未幾追及盡忠而行且過之是後者轉爲先矣時基督徒因此心頗自張而微笑舉足不慎忽然跌倒惟待盡忠來扶方能起立時我夢見此二徒並行意甚相得路間所遇諸事喜相談論基督徒向盡忠曰賢兄歟今追及爾我心甚喜且喜上帝陶成爾我之心可爲同伴行此福路盡忠曰我出將亡城卽欲與愛兄爲伴但爾先我出故我無奈何一向獨行基督徒曰自我出將亡城爾尙居是處計有幾時盡忠曰我留是處追不能再留乃出蓋爾一奔出人皆言此邑必被天火焚毀基督徒異而曰邑人誠有此言耶盡忠曰有蓋一時人皆言之基督徒曰果有如是避危奔出何獨爾一人盡忠曰雖有多人言此諒未深信蓋其適言此事時又有譏誚爾妄言此路卽九死一生之路但吾邑終必被天火焚亡我固深信是以奔出基督徒曰我鄰易遷爾聞有人言之乎盡忠曰有聞其從爾行行至憂鬱泥又聞彼亦陷在泥中我

度其時，身必遍汚諸泥，然彼皆不欲人知。基督徒曰：邑人見其歸，待之若何。盡忠曰：彼歸之後，不論何人多藐視之，幾無人與之貿易。彼出城復歸，不若不出爲愈。基督徒曰：邑人素藐視此路，易遷既舍此路而歸，何故猶譏誚之？盡忠曰：人皆言其言行相違，反覆無定，甚可輕賤。然以我思之，彼舍此正路，遂被人如此譏誚，以爲口食，度亦上帝所使，以報其惡。基督徒曰：爾未出邑時，曾與此人言否？盡忠曰：曾一次遇之於途，彼貌有愧恥，見我即躲避，故未曾與之言。基督徒曰：此人旣從此道後復歸惡，正如經云：犬轉食其所吐。豕旣洗潔，復淖於泥中。我初出邑時，猶冀此人可爲善，今則恐其與城偕亡矣。盡忠曰：我亦恐其如此，但事已至此，誰能爲之改易？基督徒曰：今易遷之事，無容再言，可言爾我之事，我度爾路中必有所遇，否則情實可奇，請兄爲我述之。盡忠曰：爾陷憂鬱泥中，我往窄門，則無遇此，惟遇一人，名曰淫婦，幾害於我。基督徒曰：爾脫其網，幸甚。約瑟被此人所逼，雖亦其脫網，幾危其命。詳見創世記三十九章中但此人於爾，其時若何？盡忠曰：其言何甘，非爾微知其情，誠難想出。彼逼我偕往，言諸樂將與我。基督徒曰：非然，尙有一樂，彼未許爾，卽良心之樂耳。盡忠曰：兄固知我之言意，特指私慾之樂耳。基督徒曰：爾脫離此婦，多蒙上帝之恩。經云：若主所惡者，必陷其溝。

中盡忠曰、絕無汚其惡、我固不敢言、基督徒曰、此何說歟、夫爾豈有從之乎。盡忠曰、雖未能絕無汚其惡、固未嘗從之、蓋是時我憶經云、淫婦之路、直通地獄、故我時閉目、深恐被其貌所惑、此人於是訕我、我乃遠之前行、基督徒曰、兄來時、復有他遇乎。盡忠曰、有、到艱難山下、遇一人甚老、問我何人、將要何往、我告以天路行人、將往天城、老者曰、我視爾貌、度必誠實、我與爾傭資、爾願與我同處乎、時我問其爲誰、居何處、老者言其姓人、名舊性、世號老亞當、居惛迷鄉、我問其事何事、以何傭資給我、彼言其事卽衆樂、其傭資之償、後可承其業、我復問其室若何、其僕幾人、彼言世間珍饋、皆爲其室所用、又言其僕皆己所生、我又問其子幾人、彼言有三女、卽世慾、世貪、世驕、我若要娶他、情願許我、時我問與之同處、當至幾時、彼言當至畢生、基督徒曰、爾於此老者、畢竟如何。盡忠曰、我聞其言似善、先竊欲與之往、後適與之談、忽見其額刺字云、人於舊性、並其所行、當脫棄之。基督徒曰、厥後又若何。盡忠曰、時我忽悟、深覺其言雖甘、若得我與之歸、必賣我爲奴、故我止之曰、勿復言、我斷不稍近爾門、老者於是訕我、言將遣一人追我、使我苦於行路、時我轉身將往、適轉身欲往、覺此老者力執我、身、力扯我返、骨肉若被扯去、我大痛呼曰、苦哉我也。

詳見羅馬書七章十四節以下

我於是復行

上山。山登將半，我回頭而視，見有一人追我，其疾如風，迨追及我，適近在山亭。時基督徒突然曰：我坐而妄睡，即是處也。時我懷中憑卷，不覺脫失。盡忠曰：請聽我言訖，爾然後復言。夫此人追及我，未交一語，遂卽擊我。我仆地幾死，至稍甦時，方問其何故擊我。曰：因爾思從舊性，卽復重擊我胸，使我仰面而倒，僵僵其旁，似前幾死。我復稍甦，卽大呼其憐憫，彼云：我絕不相憫。一出言，乃復擊我在地，若非一人適過而諭止，必被他擊死矣。基督徒曰：此諭止者乃何人？盡忠曰：我始不識之，適彼過時，我見其手脰有孔，知必吾主。我於是上山。基督徒曰：夫追爾者，卽摩西也。素無寬宥人，人若犯其法，絕不憫之。盡忠曰：兄言誠是。我所熟知，我前亦嘗遇摩西，蓋我居家時，安然無懼，有一人來言曰：若仍居不出，彼必將我及室，悉以火焚滅。夫此人卽摩西也。基督徒曰：爾遇摩西於山旁，山上有一宅，時見之乎？盡忠曰：有，未及其宅，見有二獅，但不來擾我，時日方午，度獅必睡，我因日未晏，故由宅前而過，直行下山。基督徒曰：守者見爾經過，曾爲我言之，但我甚欲爾入其宅，必以珍奇異物示爾，使爾畢生難忘，但爾於居謙谷中，時遇何人？盡忠曰：遇一人，名難足，要我與之同返，言此谷甚卑賤，又云：我若行此谷，是逆驕傲自高世榮，暨我諸尊親，則我果自屈，甘跋涉此谷，此輩必

太不悅。基督徒曰：兄以何言應之。盡忠曰：我云爾言此輩固吾骨肉之親。自我作天路人，彼不認我，我亦絕彼。今既與我不親，奚必求悅於彼？我又曰：爾云此谷甚卑賤，言實不當。蓋先能居謙，後必尊貴；先自驕傲，後必傾覆。故我情願過此谷，得智者所尚之尊貴，不願求爾所稱之虛榮。基督徒曰：此谷之中，爾再有所遇乎？盡忠曰：有。遇一人名耻善。夫我途中所遇者，惟此耻善，實爲無耻。蓋我於他人，若以道拒之，遂止而不言。惟此耻善，實不知耻。我旣不聽，彼猶多言，噴嘖不已。基督徒曰：其言若何？盡忠曰：夫敬事上帝，彼亦云有未善，謂用心奉上帝，其情可鄙也。且言小心戒惡者，其人多懦，絕無英勇。又言謹慎言行者，每自拘守，不敢自由，莫能效豪傑之所爲。轉取笑於人，又言自古及今，世之能者富者智者，鮮有從此道間或有之。其人先必輕聽人言，甘自爲愚，欲求渺茫之情，忍棄此世之物，又言歷代行天路者，多庸賤鄙陋，鮮能致知格物。外又言數事，難以盡述。卽人聽道之時，或自嘆自悔，彼云此可耻也。歸復自惱自恨，彼云此亦可耻也。稍得罪鄰右，遂自認己失，彼云此亦可耻也。私得不義財，顯明還之，彼云此亦可耻也。且言富貴者，若不從此道，我每疏而遠之。貧且賤者，若從此道，我必敬之友之。彼云此事豈不可耻乎？基督徒曰：時兄以何言答之？盡忠曰：

始我不知所對、彼時逼我、滿面羞紅、幾不敵其口辯、後我思及經云、人所尙者、卽上帝所惡、又思耻善所言、皆循世人之意、非本上帝之道、我又自揣曰、審判之日、衆或判生判死、悉非循人意、必依上帝之智、上帝之律、故我自思曰、上帝之道極是、雖舉世非之、從之亦宜、夫行此路、小心戒惡、上帝特以此爲美、求天國者、外雖若愚、實則有智、且貧而愛耶穌、與不愛耶穌而巨富、貧者實富過之、我思及此、乃曰、耻善急退、爾乃敵我者、阻我不得救、我其胥主而聽爾乎、主復來時、我何顏見之、茲若耻其道、耻其民、焉得望其賜福、但此耻善、實不知耻、擅之猶不去、時時相纏、每附耳低聲、言從上帝之道、似多有可耻、後我告之曰、爾若如此再言、是自空勞、蓋爾所耻者、我則以爲榮、耻善於是自去、我乃復行、時吟曰、蒙天寵召此羣人、遭惑多端日日新、種種邪情循血氣、般般惡欲害心身、謀將肉體爲魔僕、卒使靈魂陷苦淪、路上諸徒當儆醒、全披義甲作忠臣、基督徒曰、兄能力制此惡、我心甚喜、謂其不知所耻、誠哉是言、觀其常纏我、使我

謝平生曰蒙天寵召此羣人

遭惑多端日日新。

強者，執事者，欲者，種種邪情循血氣，
容者，舉重者，謀者，將肉體爲魔僕。

般般惡欲害心身
卒使靈鬼召苦倫

路上諸徒當儆醒。

全披義甲作忠臣。

基督徒曰、兄能力制此惡、我心甚喜、

知所耻，誠哉是言。觀其常纏我，使

我耻主暨主之道，其不知耻明矣。要之，有此耻善，我等猶當力制之。蓋主嘗曰：凡耻我及我道者，人子以己與父，及聖使之榮臨時，亦必耻其人。盡忠曰：吾人在世，主欲吾行其道，勇往直前，今爲耻善所阻，當求主相助，俾我力制之。基督徒曰：然，但居謙谷中，爾復有何遇。盡忠曰：餘則無所遇，幸一路有日光，得過此谷，又行過死蔭谷。基督徒曰：如此甚幸，我之所遇，實大不同。蓋我一入居謙谷，卽遇惡魔名亞波淪，與我久戰，情實危懼，時推我在地，以大力壓我，勢將壓碎我身，且我手劍時脫失，彼又大言，必斃我命。我意是時死矣，惟籲告上帝，蒙其聽我，俾我得脫此危，後入死蔭谷，路悉幽暗，我意數次死矣，迨至半途，幸天曙日出，後半之程，行方稍安。我夢見二徒時前行，盡忠偶旁顧，見有一人，名曰唇徒，由旁而行，相去稍遠，蓋是處地闊，可容衆人並行，此人身長貌遠觀頗美，近視則無時盡忠問之曰：良友將何往？其將往天城乎？唇徒曰：然，固將往是處也。盡忠曰：如是誠善，又得爾可爲伴矣。唇徒曰：與子爲伴，我所願也。盡忠曰：若然，則裨益之情莫若並行互論，以消此日。唇徒曰：若有善事，無論爾或他人，吾固樂與之談，今遇爾有心於此，我則喜甚。吾實語汝，人於路上，少有樂言善事，恆好談閒務，我見之不免憂慮。盡忠曰：此誠可惜，蓋善事人所當言，且善事之中，

孰若上帝之道。唇徒曰。子言極是。吾甚悅子。夫上帝之道。談之甚有益。大可悅心。且悅心之事。無論事之來歷。理之奧妙。抑或奇事。神蹟。異兆。人若樂言之。特有聖書。多載如此。其文詞之可觀。更有何書可比乎。盡忠曰。誠是。但吾儕論事。貴求獲益。唇徒曰。我所言卽此。蓋談此事。甚有裨益。人若如是相談。必能廣見聞。得知世界之繁華。天國之利益。其大畧有此。若逐一言之。知人必更生。方能入天國。知人恃己功。不得稱義。必賴基督之功。方稱之爲義。外則悔罪。信主。祈禱。處難。一一可知。又聖書所載諸許福之詞。人果如是常談。亦能知之。心得安慰。且能闢異端。闡明真道。教誨諸無知者。盡忠曰。子言皆是。爾能言此。我心甚喜。唇徒曰。哀哉。人多不談真道。故不知當信基督。且不知心必被聖神感化。方得永生。妄自恃己功。但恃己功者。終難入天國。盡忠曰。但人能知此情度。必上帝所賜。不然。人雖勤學討論。焉能悟此。唇徒曰。子之所言。我所熟知。蓋經云。非由天授。則人無所受。又曰。此皆恩賜。非由人功。經多載此。我能悉引之。盡忠曰。今爾我欲互論。何一事可爲本。唇徒曰。任子所擇。或言天。或言地。或言律法。或言福音。或言聖事。或言俗情。或言往古。或言來今。或言異邦。或言本國。或本或末。則皆可言。要之。當求獲益耳。

天路歷程續說

時盡忠趨近基督徒，低聲謂之曰：此同行者，何其賢歟。我度此人必善行天路。基督徒聞此言，時微笑曰：兄悅此人，其言適中爾心耳。夫不識之者多被其口給所愚。盡忠曰：兄識之乎？基督徒曰：彼不自識，我識之矣。盡忠曰：此乃何人？曰：此人卽唇徒也。與我等同邑。兄何不識之？或者邑大不及識之歟。盡忠曰：此何人之子？居在何坊？曰：此卽能言之子，素居評論里。人皆識之。但其口雖便捷，終屬庸夫。盡忠曰：我視其貌，殊覺可觀。基督徒曰：不識之者，卽視之若此。此人外雖可觀，內則醜惡。一如畫者，凡有所畫，遠多可觀，近則無趣。盡忠曰：適見兄微笑，余以爲戲言耳。基督徒曰：我雖微笑，初非相戲，亦非妄自擬人。要知其詳，可聽我復言。夫人不論交何人，談何事，悉無不可。今與兄談此，卽在酬酒之處。彼亦能言如是，且飲酒愈多，益好談此事。其心行家庭，悉無敬事上帝。惟以口舌爲敬事，以聖道爲詞場。盡忠曰：若果如是，我悞擬斯人矣。基督徒曰：兄果悞矣。語云：言而不行，爾當思之。夫上帝之國，不在言而在德。此人雖能言及祈禱，悔罪，信主，更生，彼不過能言之而已。我會到其室，細視其內外，若何？我言實不謬。蓋祈禱，悔罪，敬事上帝，其家悉無此。如蛋白無味，斯人事上帝，誠不及諸禽獸。彼實污辱聖道，使其鄰里皆誹此道。凡識之者，皆言其外則爲聖徒，內則爲魔鬼。此其家人所熟知，且又刻薄。

待傭人常以非理處之無故怒罵俾傭人役其事或要與之言幾不知所措又與之貿易者皆曰與此人貿易莫若與不信道者蓋其較唇撻事益秉公彼遇事若可侵吞欺騙遂乘機以愚人外又養其子效夫己所行其子若有直良者遂責其愚魯罕任之以事對人亦不稱之我度此人其惡言惡行多使人陷罪若非上帝防閑之後必害人益衆盡忠曰兄言其如此我固當信蓋爾素識之且屬基徒之徒必非妄自擬人度其情必如是非有挾嫌妄言基督徒曰使我如爾亦不識此人或如爾所見且違聖道者若言此人如此我亦疑之爲謗誹蓋善人之言行每爲惡人所謗但我之所言皆我所親知且善人皆耻此人不屑與之爲友若有言唇撻之名彼遂赧顏盡忠曰由此觀之方知言行有二致今宜辨別基督徒曰言與行實有二致蓋言而無行則其言死猶身而無魂則其身死夫敬事上帝貴以實行經云眷顧孤寡於患難間處世而自守無玷是誠敬事而無纖垢於父上帝之前此皆唇撻所不知彼意聖道若能耳聞而口言之則爲基督之善徒此皆自欺夫人聞道猶播種而已能以口傳道此誠不足證其心行已結道菓迨審判日各依其所行以定公案是日不獨以知聖道能言聖道問我必問我信聖道遵行之歟以此方定我案夫世末譬諸收穫之

時人於收穫時穀貴成實此爾所知觀此則唇徒而妄謂聖徒至末日必見棄於主。盡忠曰聞兄所言使我憶及摩西云獸之潔者歧蹄反嚼不獨蹄歧不獨嚼反則必歧蹄且反嚼猶兎雖有反嚼而蹄無歧則不得謂潔有若唇徒雖常嚼聖道恒與惡同途而足不分豈得謂潔基督徒曰兄之所言殆此之謂我試進言之夫保羅亦云唇徒之輩如金鳴銳響言其屬有聲無氣之物蓋其傳道聲雖若天使但無篤信福音未沾上帝之恩終屬死物不得與天民爲伍盡忠曰我先甚樂此人今甚厭之但當如何方能使他遠離基督徒曰倘依我言處之若非上帝感其心必厭爾而去盡忠曰兄要我何以處之基督徒曰事上帝之實德兄當以此與之言彼若許爾所言爾又當細詢其心行家庭有若此否時盡忠乃復近唇徒曰今子安乎唇徒謝之曰安子何不早來若到此時互論多矣盡忠曰若然吾今卽與爾立談爾先讓我擇一事今試舉上帝之恩化有多在人心何以得知唇徒曰善者問也若此則所言皆實德矣吾樂爲子言之夫上帝之恩若在人心中必能聲聲疾惡一也唇徒將再言其二盡忠止之曰此事請先論明我謂人能深惡其罪方是上帝之恩化度我此言較爾所言爲當唇徒曰此二者有何不同盡忠曰實有不同夫人爲他故亦能大聲疾惡

若深惡其罪、其心必清潔、誠與惡爲敵。我曾見人傳道時、雖大聲疾惡、但其心行家庭、尙包容其惡。昔約瑟之主婦、雖大聲疾呼、有若貞潔者、但意實欲與之行亂、且人大聲疾惡、每若母之於子、雖口言其惡、則又吻之抱之。唇徒曰、子欲求吾疵耶。盡忠曰、非然。我特欲正此道耳。今請爾再言之。唇徒曰、我謂福音之奧義、人若能深知之、則上帝之恩必在此人之心。盡忠曰、爾如此所云、實有未當、蓋未沾上帝之恩化、則福音之奧義、人亦能深知之。經云、能探奧識理、若無仁、則無益、豈得爲上帝之民乎。救主與其徒論道、嘗語之曰、爾若知此、行之則福矣。時主不言知之則福、必言行之則福、蓋有一等空知、而無實行。如經云、僕知主意、而不遵之是也。人之所知、雖若天使之深、未必果屬上帝之民。故爾言此二者、實又未當。夫曰空知、則虛誕矜誇者所樂、而實行、則上帝所悅。但我所言、亦非言無知者能爲善、蓋不知聖道、其心必惡、故知之中、亦有二致、一因思而致徒知、一以信仁而行其知、以信仁行其知、必能一心遵上帝之旨。夫虛誕者、皆以徒知爲足、聖徒之輩、則非以徒知爲足、惟效大闢王云、祈主以智慧賜我、我將守其法、專心行之。唇徒曰、子又求吾疵耶。若然、則相論無益。盡忠曰、上帝之恩化、有無在人心、何以能知、請爾復言。唇徒曰、我不復言矣、爾意必與我

不合。盡忠曰：若爾不言，聽我自言。唇徒曰：任子自言。盡忠曰：心得上帝之恩化，自己能知。旁觀者亦知之。何謂自己能知？蓋心得恩化，其人必深知其罪，知其本性染惡，心遠上帝，身犯天律，覺有此罪，應終沉淪，又自悔自耻焉。且心有恩化，亦能使之識救主。知非信救主，則罪莫能赦，不得永生。乃一心信向之，如饑渴之慕飲食，心於是得安樂。好諸聖潔之事，欲知上帝日深，事上帝日謹，此則心有恩化。己所自知，然或因舊惡復萌，私念偶蔽，心有恩化，時或不自知焉。且旁觀者，何以知之？蓋見其誠認救主，又見其所行皆聖潔，適符其所言，卽居心、治家、處世，則皆聖潔是也。要之，察其心，必能痛惡己惡，而自憂悔，又能閑一家之惡，助諸善於世，惟以信德仁愛，遵守聖道，非如僞善者，徒以口語而已。今我畧言此恩化，若有未當，爾可辯明，不然，我將復問於爾。唇徒曰：我不辯爾，爾有何問？盡忠曰：我言人心如此，乃有恩化，爾有若是乎？據爾言行，其有可證乎？抑或爾事上帝，徒以口而已乎？若肯答我，對上帝之前，所言當本爾心，若言有善於此，有善於彼，及據爾所行，諸鄰右所證，實皆無此，此實大惡。唇徒聞此，時乃赧顏，繼復故態，答曰：爾如此立論，我初不意，但如此問我，我不答爾，爾欲擅作考問者，度無庸答爾。爾卽作考問者，我亦不受爾考問，爾何故如此問我？盡忠

曰、見爾好談聖道、此外不知爾何所長、我曾聞爾事上帝、僅以口語、爾之所行、大與言相違、據人所言、爾之惡言惡行、實玷污聖會、使人謗誹聖道、又使人犯罪、幾將沉亡、爾雖云事上帝、則與醉酒、貪心、淫行、咒詛、讒言、此等諸惡、可以並居同行、爾如此辱諸徒、猶人云、娼辱諸婦、唇徒曰、爾輕聽人言、妄自責我、度爾必苛刻之輩、舉世無一當爾意、與爾互論、終屬無益、言訖、遂辭盡忠而去、時基督徒近盡忠曰、彼今如此、吾固預言之、爾之忠言、與彼之私慾、必不相契、彼不肯悔改、更樂與爾絕交、但彼既去、可任其去、是彼不幸、非我不幸、使彼不遠我、我必遠彼、彼不改惡、倘猶交我、必被其玷辱、保羅亦曰、如此者、爾當遠之、盡忠曰、雖然、與之如此畧論亦善、後彼或能思吾言、而自悔改、即不然、我有忠告、彼若沉淪、非我之罪、基督徒曰、兄如此忠告甚善、但今之人、少有如此忠勸、故使人多惡聖道、如惡臭物、蓋此等虛談者、徒以口事上帝、聖徒與之往來、實使人見疑、蓋其所行皆放肆、玷辱聖道、虔誠者深爲之憂、我甚欲衆待此輩、一如爾待之、若此、彼倘猶不悔改、必視聖會如熱地、焉能久立不去、言此畢、基督徒吟曰、

唇徒始遇盡忠兄。

狀似佳禽振彩翎。

詡詡能言塵世事。

便便善說樂天情。

心誠是否時查出。

菓實有無且問明。

忽見唇徒翻塞口。

可知彼必未更生。

二徒時前行、路上所遇諸情、乃復相論、相論而行、行益忘倦、不然、時行在曠野、益覺路長難行矣。二徒行將出曠野、時盡忠偶迴顧、忽見一人來、盡忠識之、遂呼基督徒曰、此來者誰、基督徒視之、乃曰、此卽傳道者、我之賢師也、盡忠曰、亦我之賢師也、示我往窄門者、卽此人也、傳道者來已近、向二徒曰、願汝獲安、亦願助汝者獲安、基督徒向傳道曰、爾來甚善、昔爾愛我、欲我得救、爲我勤勞、今再見爾面、使我懷思、盡忠亦向傳道曰、爾來甚善、我困苦之行人、得爾同行、實多有益、傳道曰、吾友乎、自別之後、至今安乎、爾遇若何、爾行若何、請爲我言之。二徒於是將路中所遇諸情、皆一一告之、言其歷試諸難、方得至此、時傳道曰、聞爾所言、我心甚喜、非喜爾遇諸難、蓋喜爾能制諸難也、爾雖偶有過失、至今尙能行此道、使我心喜、此不但爾受益、卽我亦有與焉、蓋播者我也、穫者爾也、日至之時、播者穫者、必同樂焉、要之、惟願爾曹至終不變、蓋行善不中輟、時至必穫、茲爾前有榮冕、此冕永終不壞、爾當爭先而行、方得此冕、每有欲求此冕

者、雖力奔已遠、忽有人先之、而奪其冕、故爾所有者、當力持之、毋致爾冕被人所奪、爾行是處、猶是魔鬼之箭射及之處、且爾與惡爲敵、尙未至流血、永生之國、爾當常目在之、無形之情、爾當以信形之、非天上之物、不可一入爾心、當謹慎此心、暨諸情欲、蓋心較諸物、詭譎更甚、極惡難改、爾當立志、如石之固、蓋操諸權者、時常助爾、時基督教徒深謝其言、所未經之途、又求其指示、蓋傳道者事能預知、吾輩將遇之事、何以能制而勝之、必能相告、時盡忠言亦如此、傳道乃向二徒曰、汝曹聽福音真言、曾知歷多難、方得入天國、亦知各邑有鐵鏈危難、以俟諸爾、故爾行此路、豈能久無所遇、夫爾前遇之事、畧可爲證、茲無幾時、且有所遇矣、蓋爾將離此曠野、卽至一城、爾於是處、必被諸敵四逼、敵必欲盡力害爾、時爾二人、必能一殺身證道、然果盡忠而死、主必以永生冕賜之、在是處死者、死雖異常、或慘痛特甚、然較其同伴、更爲有福、蓋不獨先至天城、又免行前途、復遇諸難、爾到是處、我言若皆應驗、爾當追憶吾言、果敢力行、惟當行善、以靈魂托主、主創造爾、主真誠無僞、必常佑爾矣。

天路歷程續說

時我夢見二徒，一出曠野，遂見前有一城，城名虛華內一大市，名虛華市。夫市曷名虛華，因其城屬諸虛無，又因其中買者賣者悉屬虛華物，故名曰虛華市。此市非近世所設，蓋自上古已有。粵自五千餘年前，有天路人將往天城，一若此二善徒然撒但與其魔夥見天路人必由此而過，乃設市於此，爲諸虛華之買賣，時時不息。其中所賣之貨，有若厝宅、田園、百工、技藝、各等事業、尊貴爵祿品級、勳名、土地、邦國、私懲、宴樂，又有各般俗物，如娼優、夫婦兒女、主人僕婢、人命、人血、身體、靈魂、金帛珠寶、無物不備。其中又有變弄幻術、歌曲雜戲、騙局、賭博、裝鬼假獸、棍徒盜賊，不時可見。又有偷竊、凶殺、姦淫、背誓，此等諸惡，則不費財任人可觀。其中街衢甚多，有若中華衢、安南衢、天竺衢、英吉利衢、花旗衢、佛蘭西衢、呂宋衢、荷蘭衢，暨各方諸衢，悉有虛華物發賣。但凡一市中必有一貨最售，即如中華衢所售三教之貨爲多，至太西諸衢，則羅馬教貨爲最。但往天城路必經此而過，假欲往天城而不由此，必出諸世外。夫諸君之主，當其在世之時，將歸本國，亦由此而過，適逢大墟期，時市長撒但邀主買其虛貨。詳見馬太書四章八節中言主過此時若肯尊之拜之亦願讓主爲市長因主極尊貴又攜之一衢過一衢一時以萬國榮華示之意欲誘主買其虛貨然主絕無心好此迨離其邑不買分文由此稽之此市實自上古所設歷世皆有市極大焉時二徒由此市往一入其中舉市舉城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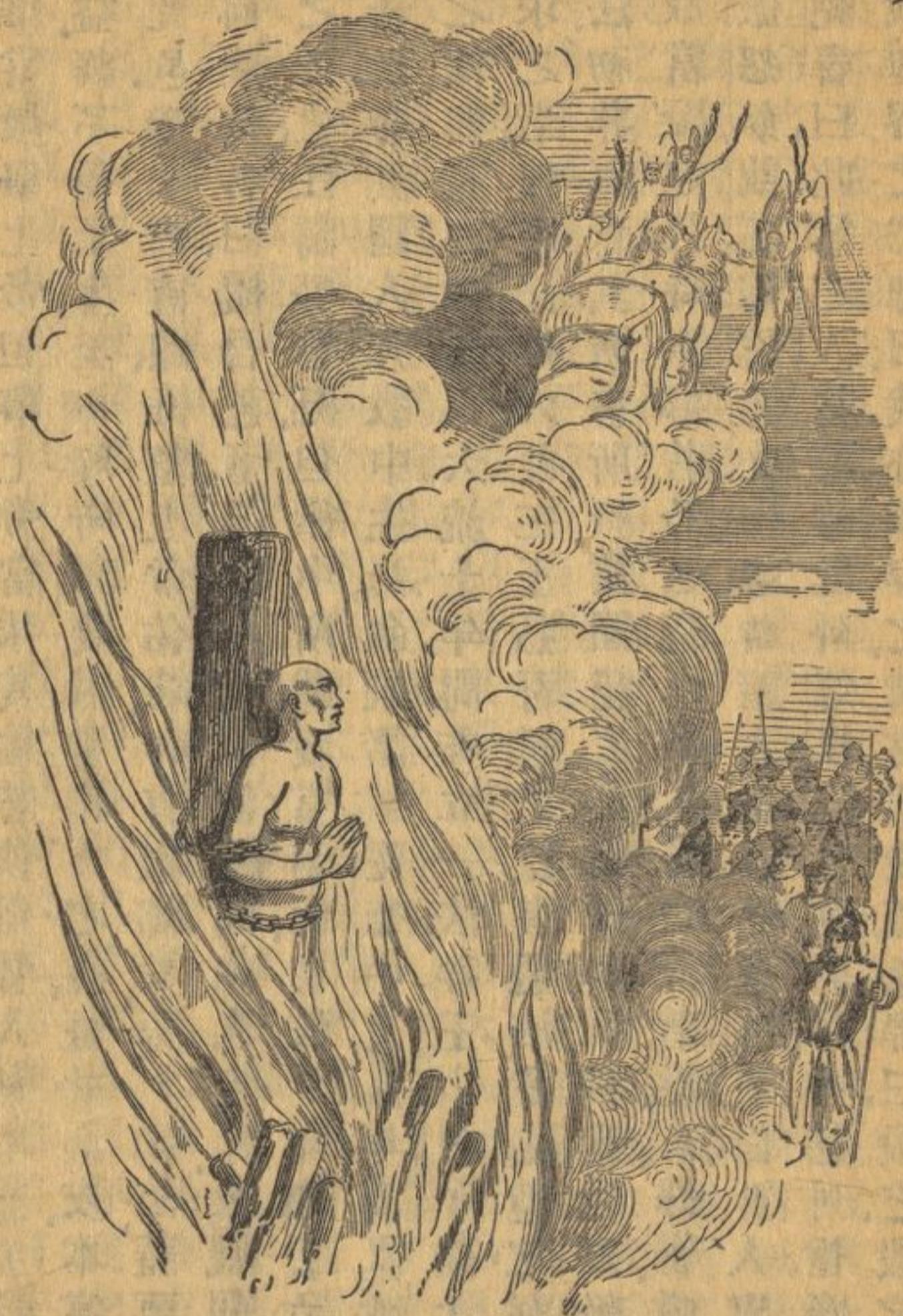
之竦動、蓋行天路者、衣與市人殊、故皆目而異之、或目之爲癲、或目之爲狂、或目之爲異族、且又異其音語、衆鮮能解、蓋二徒言語、皆天國之音、市人卽此世之俗人、故彼此相視、一若異族、衆又見二徒輕視其貨、皆詫異之、蓋其貨二徒亦不樂視、或有呼之買、二徒以手掩耳、呼曰、求主轉我目、勿視諸虛華、時又仰目而視、示其心好天國、中有一人、見二徒如此、戲謂之曰、爾要買何物、二徒莊其貌曰、吾儕所買、買真理、二徒言此、益被衆藐視、或有譏誚之、或戲侮之、又有呼擊之、後市人漸紛紛譁謔、市爲之罷、傳及市長聞知、時遂親來、命其心腹者拿問、遂詰二徒曰、爾從何來、將何往、何以異服來此、二徒曰、我乃此世之過客、將往本邑、卽天上耶路撒冷是也、人問我要何買、我言買真理、外未嘗行何事、邑人及買賣者、何故凌辱我、阻我行路、訊問者度、二徒必癲狂、或來故意擾動此市、故取鞭朴之、將土汚之、囚之於籠中、以示市人、二徒時在籠中、受人戲辱、市長見此、遂呵呵笑之、二徒惟忍辱而已、人詬罵之、彼爲之祝嘏、人以惡言加之、彼以善言處之、人欲害之、彼轉惜而愛之、故市中一二有識者、見二徒如此、反被下人凌辱、乃責止之、市人勃怒、轉詬此人、謂其與二徒爲黨、欲并罪之、其人曰、觀此二徒、諒順理之平民、意不害人、又曰、市中諸買賣者、較此二徒、更當囚籠中、加之重刑、彼此一時、紛紛爭論、後相鬪致傷、二徒時復被衆曳去再鞠、控其擾

動市人互鬪。於是將二徒重打，以鐵鏈加其身，曳之周行，以示衆人，使不敢黨二徒。言之爲是。時二徒益守智自處，雖被人凌辱，惟溫柔忍受。市中數人感此，因欲輔之，衆見此益怒，決欲害死二徒。遂嚇之曰：籠與鍊，此刑尚不足爾。擾動舉邑，愚惑市人，其罪當死。於是命監之獄。俟後擬罪，乃將二徒下獄，以木桎其足。二徒在獄中，思傳道前言，心益堅信，強忍時彼此相慰，言我二人若一受害，更爲有福。各有是願，惟一心托上帝，知上帝全智，主宰萬物，故二徒安居聽命。粵審期至，乃出二徒受審。將擬定其罪。其審司卽惡善大人，鞫二徒之詞，大約言其擾鬧此市，敗其貿易，唆使邑人各相分爭，又誘惑數人從於邪道，所行若此，實干其王法。盡忠訴曰：吾所攻者，攻夫敵；上帝者，至謂我擾鬧此市，我素守理，實無此情。其有輔我者，因視我循理無罪，乃欲輔我，且人如此，惟欲去惡從善，爾所稱爲王者，此卽撒但，吾主之仇也。此王與其衆僕，我不畏之。時審司諭衆曰：有知此人之惡者，速來爲國作證。於是有人出證，卽嫉妒事鬼市譽者。審司問此三人曰：座前此犯人，爾識之乎？其罪若何？時嫉妒近前發誓，以實其言，曰：我識此人久矣，其名雖善，實則此世之巨惡，無論君民國法，俗習，彼皆棄而不顧，惟盡力誘人，從其無君無長之說，反妄稱爲信行要理。我又親聞其言。

曰、此虛華邑之俗習、較上帝之道大相反、兩不並立、彼如此所言、明謂吾儕所行之美事皆惡、且謂吾儕如是、是皆逆上帝。時審司曰、又有何言可證其罪。嫉姪曰、我本要多言、誠恐挨延列位、他人出證之後、言若不足致其死、我然後復言。於是命之旁立、乃召事鬼者前、指盡忠曰、爾視此犯人、彼有何惡乎。時事鬼發誓以實其言、曰、余不甚識此人、且不屑識之、但數日前、我會與之言、乃知彼實惑民之徒、蓋其言曰、吾儕事鬼神、奉百佛、此皆不善、且爲上帝所怒、據他此言、則吾儕奉佛事鬼、皆無益而有害、我之罪莫赦、終必沉淪、我所證者卽此時又召市譽、使之發誓、言其所知、以證其罪、市譽乃曰、大人暨列位歟、此匹夫我識之久矣、所不當言之情、彼亦妄言、蓋吾君別西卜別西卜即鬼王
微但之別名常被其訕罵、且吾君之貴友、卽如浮樂驕奢貪華、諸位大人、暨刻剝放利、列位老爺、及吾邑諸尊長、又常被其欺藐、又云、使衆皆如彼、必不容此輩、少居是邑、甚至擅詬大人、言爾乃逆天之惡人、又以種種惡名、妄加於爾、暨吾邑之諸長、時市譽言訖、審司向盡忠曰、奸賊邪徒、茲列位賢士所證、爾聞之乎。盡忠曰、容我少訴衷情、審司叱之曰、實難容爾再生、當於此立殺爾、但欲以柔示衆、姑許奸徒爾言。盡忠曰、嫉妒雖言我如此、但我所言、謂國法俗習之事、倘與上帝之道相違、卽爲不

是，我如此所言，若有不宜，請爾教我。我知卽改，至事鬼所證之事，我惟言人所敬事，惟當敬事上帝。但事上帝，當依其諭。若依俗習人意，不遵上帝之諭，則徒事無益，終不得永生。至市譽所證，我誠言此市之長暨其詣友，本當居地獄，不當居此邑。我如此直陳，惟望上帝佑我。時有數鄉耆旁列而坐，蓋要共擬此案。審司向諸鄉耆曰：擾吾邑者，即此人也。列位旣聞衆人所證，且親聞其自訴之語，生之死之，任爾等自擬。但律中所載，我當示爾。昔法老年間，曾立一法，恐異教人蕃滋，勝其國人。凡教中生男，命棄諸尼布甲尼撒年間，又立一法，凡不拜王之像，卽投諸火爐。又大流士年間，亦立一法，拜王以外，不論上帝、神、人。若有拜求之者，卽委諸獅穴。此三王悉吾君之臣，其遺法我應遵之。茲此奸徒，實干其法，初非無意。其所言所行，實固犯之。罪固難容，又與我教爲敵。且旣自認其罪，故當擬之死。時衆鄉耆乃退議是事。其名卽瞽者，絕善，怨恨，嗜慾，恣肆，急悍，驕傲，怨妬，說謊，殘忍，惡光，恒怨。時諸人各言己意。瞽者曰：此人實異端，我明見之。絕善曰：此等之人，當屏諸世外。怨恨曰：見其面目，亦甚可憎。嗜慾曰：此人一向我難容之。恣肆曰：我亦難容之。彼常非我道，急悍曰：殺之，殺之。驕傲曰：此人等鄙夫，實令人厭惡。怨妬曰：一見此人，我恨輒起。說謊曰：此乃棍徒也。殘忍曰：

第六



死 守 真 道 圖

雖懸之死，尙有餘辜。惡光曰：當速滅之。時恒怨亦曰：以天下物與我，我終不與之和睦。當速速擬之死。諸鄉耆然其言，乃出定其死。故審司宣令，將盡忠曳至死地，受極慘辱之死。是時衆曳盡忠出，按其法而行，始鞭之，繼以手亂打，以刀亂割，後以石擊之，以劍刺之，竟將盡忠縛於木柱，以火燒之爲灰。我夢見羣衆之後，有車馬俟盡忠，盡忠身既被害，遂卽升車，由雲間捷徑，直到天門，管樂之聲，一路和鳴。衆乃將基督徒復曳入獄中，以俟他日定擬。基督徒時在獄中，但主宰萬物者，能管束人怒，使基督徒得脫其害，而復前行。時基督徒吟曰：

不須痛哭盡忠兄。

死旣盡忠主賜榮。

謀害聖徒皆自害。

人雖殺爾爾猶生。

天路歷程續說

我夢見基督徒時脫害復前行非無伴而獨行蓋有一人與之交欲與之爲伴乃相結爲兄弟蓋二徒在虛華市門行善而受辱此人見之遂感此而爲美徒故取名爲美徒由此觀之人果能一才證道卽能感激他人繼之爲聖徒行此天路時美徒謂基督徒曰市間尙多人迨其時至必隨我而來時基督徒美徒同行未幾前行有一人名曰利二徒問其何方人行將何往彼云從巧言鄉而來將往天城初不言其名基督徒駭然曰巧言鄉豈有善人利徒曰有我度之亦有基督徒曰我當呼子何名利徒曰爾我素不相識欲由此而往我則喜與爾行不然我當自行基督徒曰此巧言鄉我亦曾聞之據人所言此鄉又甚富利徒曰然其鄉固甚富且富者之中多我親屬基督徒曰請問爾親何人利徒曰一鄉之中大半我之親其最尊者有若巧言機變附時等夫巧言之祖卽此鄉之祖又有令色兩向悉可等皆我之親且鄉中傳教者卽兩舌師彼與吾母同父吾實語汝我今尊貴矣但吾祖素以招渡爲活挽舟倒行視東往西我之家財多業此所得基督徒曰子有妻乎利徒曰有吾妻甚賢乃賢婦之女世族甚貴其母夫人卽佯儀氏吾妻幼習其禮不論事上接下處之各當至於

事上帝我等固與嚴守者稍殊但有二小事而已一非順風順水我等不行舟一聖教若履金履時我等益樂從之且天若晴霽世皆稱美聖徒時我等更樂與之行基督徒聞此就近美徒曰巧言鄉有利徒度必此人若然則此處之匪徒未有更甚於此人美徒曰兄盍問其名彼豈羞而不言乎基督徒於屋復近利徒曰據子所言似非庸碌之輩我言若不大謬諒必知爾爲何人夫爾豈非巧言鄉之利徒乎曰此非吾名也因有人怨我遂以此名號我我無奈受之蓋效諸善人每被惡人所誹惟忍受而已基督徒曰夫豈無故人以此名加爾乎利徒曰誠無但衆人之意向若有所變遷我意適與之同卽常有所利人故以此名號我夫利如此就我實爲我福彼惡心者豈可緣此妄加我以惡名基督徒曰我曾聞夫利徒度必是子今固不謬然以我意誠恐子之所行實稱此名利徒曰爾意若此我亦無奈爾何若許我同行後必知我乃善伴基督徒曰若與吾儕同行雖無順風順水亦當前行此固不合爾意但聖教不論穿金履或衣破衣皆當從之至於聖徒不論人稱美之人窘逐之俱當友之利徒曰爾勿相強當任我自由我方與爾偕行基督徒曰若不依吾言一步亦不許爾利徒乃曰我之舊道有益無害我終不棄爾行未及我時我獨行今若不許我同行

我仍自行後或有人來喜我爲伴焉時我夢見二徒遠利徒前行後偶回顧見有三人隨利徒來行及利徒之處利徒優禮接之三人亦與之答禮此三人即固財嗜金珍物者利徒素與之相識蓋其幼時同學其師即名漁利設教於北方貪心府好利鄉鄉有墟市彼以趨利之方教其門人或以力取局騙獻媚謊言或假爲聖徒時此四人深得其師之學亦能各自開館爲師是時四人禮畢嗜金問利徒曰前行者何人蓋基督徒美徒前行時望之猶見利徒曰夫前行者卽遠方之人依其己意亦行天路者嗜金曰嘻何不俟我等一齊同行蓋彼與我等豈非俱行天路乎利徒曰固俱行天路但前行者矯矯孤介恒執己意藐視他人雖甚虔誠者若不悉投其意卽被其擯棄珍物曰此實不美誠有此等之人卽如經云過於義者彼旣若此故自以爲是而妄擬他人然爾有何事意與彼不合請爲我言之利徒曰此人不審理無論何時輒要前行我則相時而動彼因事上帝甘將諸物置於危地我則欲竭力以保命存業彼雖被人指摘猶執意不變我從聖道則審時之安危爲動靜彼謂聖教縱衣破衣被人所賤亦當從之我意聖教若穿金履時遊霽日被人稱美方欲從之固財曰子意固是猶當永守此意人不保其所有而妄自失吾則謂之不智夫當智如蛇經

豈不云乎。且農欲刈穫，必俟諸天晴，蜂於歲寒，猶知深藏不出，迨得食可樂之時，方四飛而出。我等固當效之。夫天有雨有晴，此輩自愚，冒雨而往，我等欲行，則當待夫天晴。人事上帝，兼能保其物，如此敬事，特我所欲，蓋上帝以萬物賜人，豈不欲人保其物，以答其恩。依理而言，焉可棄之。昔亞伯拉罕所羅門事上帝，皆致富。約伯亦曰：善人堆金，其多如塵。彼前行者，果如子所言，則大異約伯所云。珍物曰度，吾儕所見皆同，無庸重議。嗜金曰：此事誠無庸再言。蓋吾儕所見皆是。聖書及情理可證。人若不信聖書，不依理論，則自由之道，求安之方，皆惛然不知。利徒曰：我輩今行此路，欲免閒談，請設一事，以相互論，使有一人，或爲傳教，或爲工商，倘有一利，在前可得，但非專務真道之事，則此利不能得。彼果卽此而行，豈非忠誠之人乎？嗜金曰：子言中之意，我皆洞識，請諸兄弟聽我解明。今試舉諸傳教者言之。夫使一傳教者，爲人固美，得財甚少，見有一處，爲傳教者，得財甚多，時彼亦有機可得此任，但非究聖道益勤，傳聖道益常，志益加銳，且非稍移其所見，以循諸徒之意，則不能得此任。彼爲諸徒所請，乃依此而行，遂得此任，其所行暨多如此。在我固亦謂之忠誠，何歟？夫欲得財益多，有何不可，且財在其前，不強求而即可得，得之有何可議。故彼若能得之，則得之。

可也、且彼欲得此財、遂學道益深、傳道益勤、所謂德日進、而事日勞、此固合上帝之意、至於稍移己意、以循諸徒、此乃舍己從人、循循善誘、誠足任夫傳教之職、由此觀之、傳教者若以小易大、豈可謂之貪、且如此所行、是勸其事、益長其才、所謂職能盡、又能因時行善耳、若舉工商者論之、倘其生意不利、知從聖教、入聖會、則有利可得、或得貴客多光顧、或可娶富妻、彼若如此而行、有何不善乎、何歟、蓋從真道敬事上帝、此誠善矣、奚必問其何爲而然、且娶富妻、得貴客多光顧、有何不可乎、且從真道方得有此、所謂因我爲善、乃向善人、而得善利、故論此事、則妻富、客貴、財多、有此三善、皆因從真道所得、合之有四善、則如此所行、豈不善哉、而有益乎、嗜金以此闡利徒之意、衆深然其言、謂如是所行、誠善而有益、絕無瑕隙可議、時基督徒美徒前行未遠、四人遂合志追之、將以此言、窮二徒之辯、且因其前斥利徒之非、衆更欲辯難二徒、遂共呼之、二徒乃止步、以俟其來、四人來時、議欲固財、將嗜金之言、問於二徒、度利徒不可、因其前與二徒言、二徒情懷慍慍、恐其問之、復觸其餘慍、意固財年老之人、問之庶不致此時行既近、衆行禮畢、固財遂將嗜金之言、述於二徒、請其能辯則辯之、時基督徒曰、如此所言、雖有千萬、卽初學聖道者、亦能辯之、據聖書之言、人爲食

餅與魚、而尋基督教、此固不可、况乎假基督、假真道、以爲求利之具、此更可惡、稽聖書所載、特有異族、僞善、魔徒、其意與爾同、蓋異族之人、昔哈抹示劍、意欲圖雅各之女、暨其六畜、然非受割禮、則不可得、乃謂其族人曰、我衆若效其割禮、則雅各之家業六畜、悉歸於我矣、詳見創世記三十章二十節以下

夫彼之所圖者、乃其女子六畜、

而圖之の方者、則效上帝之民、而受割禮、至如僞善者、卽假善之法利賽人、意

亦與爾同、蓋其欲吞寡婦之家貲、藉長祈禱、以爲圖具、但其後報、卽上帝之重

刑、若夫魔徒者、卽賣主之猶大、其意亦與爾同、蓋其從救主、特欲得袋中之銀、

但此人終亦敗亡、見棄於上帝、經云之爲沉淪之子、夫以我之意、人若因世利、

而從真道、後亦必因世利、而棄真道、誠如猶大先因圖利、而從救主、後亦因圖

利、而賣救主、茲若以爾言爲是、則是效諸異族、僞善、魔徒者、而後報亦必如之、

時四人相視愕立、無辭可答、基督徒此言、時美徒又然之、故四人益默然無語、

立不能安、緩步而行、讓二徒前往、時基督徒謂美徒曰、我之正言、此輩尙不能

受、何能受上帝之譴責、我等皆肉體之人、此輩猶緘口不敢對、若遇上帝之審

判、嚴如烈火、則此輩將若何、時二徒前行、後至一平坦錦地、名曰安逸、二徒行

此甚樂、惜其地不甚大、未幾行過、近其界外、有一小山、名曰財山、中有金礦、先

由此過者，每奇其山，舍正路而往探之。行近其礦旁，下因土虛廓，忽陷死其中。又有受傷於此者，終身不能全愈。時我夢見離路中稍遠，有一人名底馬。底馬事實詳見

提摩太後書體四章十節 態文華立於礦前，每招天路人往視其處。時見二徒卽呼之曰：來。有一事。爾來觀。基督徒曰：有何事？足堪使我舍正路而往觀乎？底馬曰：此處一金礦，中有人掘金。爾若來此，稍勞爾力，卽成巨富。美徒謂基督徒曰：盍往觀乎？基督徒曰：我斷不往。曾聞是處人多死於是矣。且圖財寶者，每被財寶所陷，阻其不得行天路。遂呼底馬曰：是處豈非危險乎？豈非多阻人行天路乎？底馬曰：此處若自謹慎，固無大危。其言雖如此，貌有愧色。基督徒乃謂美徒曰：吾儕雖一步亦不可往觀，當直行正路。美徒曰：我意利徒至此，他若請之，彼必往觀。基督徒曰：誠然。蓋其志本向此，但果往是處，十必九死。時底馬復呼曰：爾何獨不來觀？基督徒直斥之曰：底馬乎？爾今紊亂主之正道，與主爲敵。爾先戀此世，而舍正路，主之司道者已定爾罪，何又誘我效爾？且我若稍離正路，主必聞知，我欲無懼立其前，時主必使我羞耻。底馬復呼曰：余亦屬爾輩，若片時俟我，亦將與爾同行。基督徒曰：爾何名？我適所呼，豈非爾名乎？曰：然。我名卽底馬亞伯拉罕之後裔。基督徒曰：我識爾矣。蓋基哈洗卽爾祖，猶大卽爾父，爾踐其跡而行，且

誘惑我輩，是效魔鬼之所爲。夫爾父督主既懸而死，卽爾之罰，豈有少差？我若到主前，必以爾之所爲告之。二徒於是舍之前行。時利徒等行亦將近財山，被底馬一呼，遂往就之。後利徒等或陷死金礦，或入金礦掘金，抑或被礦氣毒死。我則不知，惟知此四人不復行天路。時基督徒吟曰：

利徒底馬志相同。

他一言金彼立從。

却遺天業死途中。

時我夢見二徒，適至平坦之外，路旁有一古柱，形狀甚奇。二徒見之，心大驚異，望之若婦人，變爲鹽柱。故二徒觀之又觀，一時不解何故。後美徒見柱首有字，悉類古書。因其學淺，基督徒學博，遂呼之觀，問其能辨識否。基督徒乃仰視焉，按畫合解，方識其字，乃當憶羅得妻五字，遂爲美徒釋明。時方憶羅得之妻，出所多馬城，心貪回顧，卽變爲鹽柱，始知此柱卽其柱也。二徒見此，實可奇可懼。乃相論於左，時基督徒曰：噫兄乎！適底馬請我往觀財山，今得見此，誠爲及時之見。時彼請我往，爾意稍欲往，倘我亦依爾意，則上帝或罰我，以爲後鑑。一如此婦，亦未可知。美徒曰：我先有此妄想，今甚憂悔。然上帝時不罰我，一如羅得之妻，我甚奇之，蓋我較羅得妻罪有何異？彼回顧而已。我則欲往觀，今上帝寬我恩，何大哉？且心生此妄想，我當永愧焉。

天路歷程續說

基督徒曰、今之所見、我等當細思、以爲後戒、夫前危雖免、後尚有危、固不可不慎、卽羅得之妻、雖逃出其城、不與城人俱亡、後亦爲天所滅、身變爲柱、美徒曰、然此婦誠足爲鑑、一我警效勿其惡、一示人若不以之爲鑑、必遭何殃、有如哥喇大單亞比蘭及同罪之會長、二百五十人、悉被地裂所陷、詳見民數紀畧十
六章三十一節爲以色列民之鑑、今底馬暨其同人、何又在是處謀財、安立不懼、此吾所不解也、夫羅得之妻、據經所云、身未舍正路、不過心貪回顧、遂變爲鹽柱、且此前鑑離底馬之處不遠、一舉目可見、胡又妄爲若此、基督徒曰、此誠難解、但觀其如此、可見其懷利已深、溺而忘返、如人在官府之處、見賊受刑、時尙敢盜物、又如見賊斬首、時在法場之上、彼尙敢行私竊、聖書言所多馬人之大惡、云其處上帝之前、而行諸惡、謂其受上帝之恩、得居沃土、詳見創世記
十三章十節有若埃及之樂、故其行惡、益邀上帝之怒、乃傾天之烈火以滅之、若據理而論、前有受刑者、俾我爲鑑、我若依然行惡、後日之刑、必更有甚美徒曰、兄言誠是、但今我得免死、以爲後鑑、大哉恩也、則此一事、一當頌上帝、一當寅畏上帝、一羅得妻之事、永當念之、時我夢見二徒前行、行至一美河、大闢王名此河、爲上帝之河、約翰名之爲生命水之河、夫天路當由河旁而往、故二徒

至此時行甚樂飲其河水水清且甘能壯氣力兩旁有樹其色青翠結成百菓葉可爲藥治行人之病又兩旁皆草埔中多奇花四時草綠花開時二徒在此
埔偃臥而睡蓋此處可以安臥無危二徒寢興復摘其菓而食復飲其水後復
偃而睡經數晝夜皆如是時乃吟曰

路旁生命水清流。

天路行人喜暫留。

百菓奇花供悅樂。

吾儕幸得此埔遊。

二徒雖至此但未至末路尙欲前行乃復食菓與水而往時我夢見其前行未
遠路漸離河二徒見此心懷憂悶然猶不敢離正路且離河之處路濕難行其
足因行淺亦甚酸軟二徒因此意益喪失故其前行每思得一坦途適在前不
遠有一埔名曰旁徑埔傍於天路之左有柵門可入二徒至此基督徒卽謂美
徒曰此埔若有路與是路並進莫若由之而往於是往窺柵門見有旁徑似與
天路同途遂曰此適當我意賢伴乎此處易行莫若由此而往美徒曰由此而
往得毋失路乎基督徒曰諒必不致於此爾試觀之豈非與前路同向乎美徒
乃從其言隨之入柵門共由是處而行徑平坦易行又見有一人亦在前而
行卽名自是二徒呼而問之曰由此而往乃係何處自是曰此徑卽達天城基

督徒謂美徒曰、我前所言、今誠是矣、可知我之不謬、於是漸行、從自是而往、但未幾日落、漸漸黑暗、不見前途、故前行之自是、因不見前途、忽陷入深阱、此阱卽是處主所設、欲擄此等之自衛者、時彼陷其中、身悉粉碎、二徒聞有陷聲、乃呼問其何故、不有答之、惟聞其長嘆而已、時美徒曰、至此何處、基督徒默然、因其引之由此、今方自知非、故不敢答之、且風雨雷電、時沛然大作、水漸高漲、美徒嘆曰、哀哉、行此悞矣、基督徒曰、從此而行、能遇如此、誰能及知、美徒曰、我先慮其有此、亦畧有言、若非爾長於我、我必詳言焉、基督徒曰、請兄勿怒、使爾悞行、遭此艱險、我心甚憂、但非故意、惟祈恕我、美徒曰、兄可寬心、我不爾責、夫遭此苦、終有獲益、爾當信之、基督徒曰、幸得同伴、如兄之寬宏、我心甚喜、但我儕切不可立此急宜轉回、美徒曰、若然、我當先行、基督徒曰、不可、我當爲先、倘逢諸危、我可先受、蓋我等失路、乃我之過、美徒曰、此時爾心憂忙、或重失路、爾不可先行、時聞有聲曰、爾當轉而往、心向大路、卽爾前行之路也、二徒聞此、益欲轉回、但至此時、水漲益深、歸途大險、我見二徒如此、則又自思曰、離正途何易、出迷途何難、然二徒猶要冒險而返、但路甚黑暗、水益高漲、敏欲轉回、幾溺死數次、且雖竭力盡智、是夜尙不能回至冊門、後偶遇一所、稍可逃危、乃坐以待

旦因疲倦忽睡適離此處不遠有一寨名曰疑寨寨主甚強兇其名絕望二徒時睡卽其界內寨主蚤起散步田間忽見二徒睡在其境遂大喝之醒問其從何來何爲侵其境二徒曰我等天路人也因迷途至此絕望曰爾於夜間踐吾地寢吾境獲罪於我必偕我往絕望身偉力大二徒無奈他何乃隨之往且自知其過亦無言可訴絕望於是逐之前行曳入疑寨囚之於獄獄暗且臭甚不樂二徒之心正是

路澁斯徒痛足酸。

旁行草徑樂身安。

因而失路遭危苦。

離正方知返正難。

粵拜三至拜六共有四日二徒囚是處悉無滴水可飲粒米可食不見日光無一人來問安其親戚故舊則皆遠隔故其情益愴二徒至此皆基督徒之過故較美徒憂苦倍甚夫絕望有一妻卽名弗信入夜之時絕望謂之曰有二人侵吾境被吾所獲已囚於獄今當何以處之其妻曰彼乃何人從何來將何往絕望悉以情告之其妻曰明日蚤起將他重打勿憐憫之平旦寢興絕望果取重棍入獄打二徒如撻狗彘二徒雖忍受之默然不語然猶被其力攻重打身伏在地幾不能轉動後絕望乃去二徒時在獄中悲其苦慘日惟嘆息哀慟是夜

弗信知二徒未死，對其夫曰：爾當命之自殺。故絕望黎明，復近二徒，怒色如故。見其昨日受打，遍體傷痛，遂謂之曰：爾永不能出此矣。或以刀或以繩或服毒，急宜自殺。又曰：爾如此苦慘，何猶欲生不死？時二徒求其釋放，其怒色更甚，突逼其前，欲立斃之。若非其疾忽作，四肢不效力，時必被其所斃。蓋絕望天晴日朗，嘗有昏癇之疾，時故離二徒而去，俾其自度，以決所從。二徒於是將絕望所言，相議其可從否。時基督徒曰：我儕當若何？今慘苦若此，或生或死，不知孰美。今欲謀生，固不如死。蓋我在此獄，更慘於墓。今可從絕望之言乎？美徒曰：今之苦情，誠覺可畏。我若永如此，是生不如死也。但我當自思之。今將往天城，天主有曰：毋殺人。夫人尚不可殺，況聽人言而自殺乎？且殺人，不過殺其身，不能殺其靈魂。至於自殺，則自殺身，並殺靈魂矣。兄言在獄，更慘於墓，盍思死後亦有地獄，卽殺人者所歸之處。蓋經云：凡殺人者，不得永生。今絕望之力雖大，必無全權。被其捉者，度亦有脫其手。且上帝無所不能，或將滅此絕望，抑或絕望獄門，有時失關，或未幾時，適在我前。其疾復作，四肢無用，亦未可知。若果如此，我則決欲縱胆奮力，試能脫其手否？前彼疾作時，我不行此，誠爲不智，但不論若何，斷不可自殺。當自強忍，忍一時之苦，或有時得脫。美徒言此，稍安基督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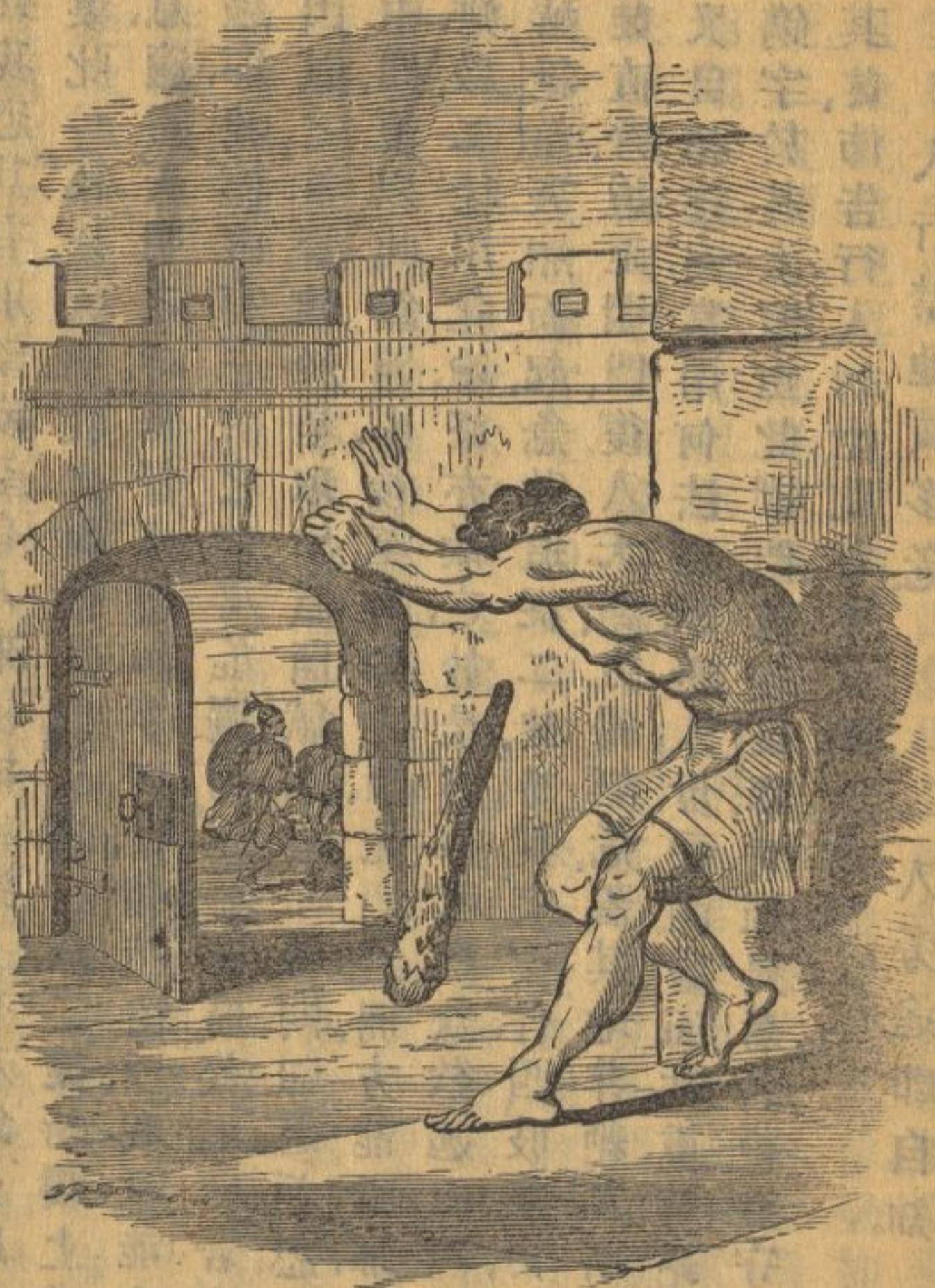
心故二徒是日同處暗中情實可憐可哀日已將暮絕望復入獄中視二徒從其言否見其尚活但能呼吸而已蓋二徒困久無飲食被其鞭撻身帶重傷只存一線之氣息絕望見其未死遂勃然大怒言二徒不從其言必加之重苦使其生不如死二徒聞此甚然戰慄基督徒一時昏失不省人事頃焉乃甦將絕望之言復相議未決基督徒似欲從絕望之言美徒復語之曰兄素甚有胆今何忘之耶夫亞波淪尙不能戰勝於爾至死蔭谷中所見所聞所遭亦不能屈撓爾則險阻危懼兄已備嘗之何獨此時滿心驚怯我素弱於爾今爾我因此獄中皆爲絕望所傷其絕我飲食使我暗中哀哭與爾何異雖然我等猶當强忍以待且盧華市中兄何剛勇雖鐵鏈囚籠以及酷刑兄尙置之不懼今我等當盡力忍待縱不能得脫亦不可自殺以辱聖徒之名是夜弗信復向絕望問二徒從其言否絕望曰此二匪徒甚然强悍能受諸苦不甘自殺時其妻曰明日當曳之往寨場前被爾殺者其屍首可示之言爾未幾將裂其身一如前裂其同輩故絕望早起累復就二徒曳之往寨場悉如其妻所言曰爾今所見之屍首皆行天路者似爾侵吾境其身任我裂碎我未幾時亦將如是滅爾遂喝二徒回獄中一路鞭撻之是日拜六二徒在獄悽慘如故是夜弗信復與其夫

談及此事，絕望言其以棍鞭之，以言逼之，二徒終不自殺。此實不解。其妻曰：「彼如此猶不死，我恐其有別望，或望有人來救，抑或身上有私鑰，冀以此可逃出。」絕望曰：「賢妻此言極是。天明，我必細搜其身。是夜已深，二徒祈禱上帝，迨天將曉，祈禱不息，適將天明之時，基督徒忽如夢初覺，翻然悟曰：『我既不能自由，忍處臭獄，何其愚耶！我懷中有恩許之鑰，必能遍開此疑寨。』時美徒曰：『若有此，實大幸。』急急取出試之，基督徒於是取出，試開獄門，鑰一轉，門即退，戶忽大開，二徒皆出，奔至中門，復以此鑰開出，後至外圍之門，此門若開，方能脫離。但此門乃鐵門，銷緊難啟。二徒用此鑰，終亦啟之，於是力推其門，急欲逃出，門適推開，鏗然有聲，驚醒絕望，突然而起，急欲追捉二徒。時其疾復作，四肢無力，半步不能追之。時二徒直奔，追至棚門，復入天路，方得無危。蓋其地非絕望所能至。二徒幸得至此，又自相議曰：『當用何法以示後人，毋使由旁而往？重爲絕望所獲。』後議立一碑，鐫字於其上曰：『由此棚門，直達疑寨，有強兇者，名絕望守之。』彼藐視天主，戕賊其徒，佈告行人，勿由此往。下又列一詩曰：

人行禁地實多危。
絕望捉余囚暗獄。

一入旁途卽自知。

吾今得脫立斯碑。



脫 疑 寨 圖

天路歷程續說

時二徒再從天路而行，迨至樂山。是山之主，卽美宮山之主。時二徒登此山，見有花菓之園，湧泉之處，飲渴沐體，隨意食菓。山上有牧者飼羊，適立路旁。二徒就之，身因行倦，倚杖問之。曰：此山之主爲誰？食山草之羊誰屬？牧者曰：此山卽以馬內利之地。由此而望，可見其城，羊悉其所屬。彼爲諸羊，而舍生命。基督徒曰：由此而往，卽天城之路乎？牧者曰：誠然。基督徒曰：由此至天城何遠？牧者曰：若論此路何遠，倘非終屬天民者，必憚其遠。基督徒曰：其路安乎？抑危險乎？牧者曰：有一等之人，履之無危，但逆道者，必跌於中。基督徒曰：行人至此，力倦神疲，有周給之乎？牧者曰：此山之主，已命我曰：當柔遠人。勿忘，今是處之物，悉具爾前，聽爾自用。牧者又問二徒曰：爾從何來，從何入此路？焉能久行？今得至此，蓋入此路者，鮮能及此。使我此山中，得見其面。二徒所答，牧者聞之甚悅，怡顏告之曰：爾來此樂山，使我心喜。時諸牧者，卽智識、練達、謹守、誠實等，攜二徒之手，引入帷幕，以適備之物食之。又請之暫留數日，得相熟識，益享此山之樂。二徒亦願爲之留。時夜已深，二徒就寢。及曉，請二徒起，共遊此山，衆遂同出。一時週遊，四觀美景。時牧者相告曰：有數處異蹟，我等當示此行人，乃引之登一山。山名異端，山後不勝高斜。請二徒俯視，下見有骸骨，皆

從山上而墜者、身粉骨碎。基督徒曰、此何故。牧者曰、昔許米乃、腓里徒、妄言復生之事、既往不再。有人從其說、遂誓道而謬行、爾豈未之聞耶。二徒曰、我亦曾聞之。牧者曰、山下碎骸、卽此人也。今尙不埋之於墓、以爲後來之戒。使人莫過高、勿近異端之絕崖。牧者復引之登一山、山名警戒。令其遠視、似有數人、往來於亂墓之間。目盲昏迷、每每躡跌、行終不出墓所。基督徒曰、此何故。牧者曰、去此山下不遠、道左有一柵門、路入草埔、爾豈未見之乎。二徒曰、有。牧者曰、從柵門入、徑直達疑寨。有強兇者、名絕望守之、行墓間、此數人、先亦行天路者、行至柵門、因路濕難行、乃入草埔、被絕望所獲、囚於疑寨、後挖其目、放之於此墓所。茫茫迷迷、至今不出、則此一事、猶所羅門云、舍智明之道、必居羣死之中。時二徒有感前情、相視流涕。時我夢見牧者、引二徒復至一所、山下有門、牧者啟此門、請之就視、中悉幽暗、四處火烟、恍聞烈火之聲、慘哭之音、硫磺之味。基督徒曰、此何故。牧者曰、此乃地獄之私門、卽諸僞徒之所入。有若效以叟者、賣其爲長子之業、效猶大者、賣救主、效銅匠亞力山大者、謗讟福音、效亞拿尼亞、與其妻撒非喇者、裝飾謊言。時美徒曰、我觀此等諸人、各有行天路、固亦似我輩。牧者曰、然、彼行天路久矣。美徒曰、彼行天路、今且酷亡、但其行何遠。牧者曰、行過

此山者有之、行未及此山者亦有之。時二徒相勵曰、吾儕切當求主以力賜我。牧者曰、然、且爾得主力、又當用之。時二徒復欲前行、牧者亦願其如是、遂送之至山後、正是。

斯徒竟至樂山塲。中有牧師飼主羊。

歷示二徒諸往鑑。且驚且喜得平康。

時牧者相語曰、今天城之門、我有千里鏡、莫若借此行人一觀。二徒欣領其意。牧者乃引之登一高山、山名清景、遂以鏡借二徒。二徒執鏡以觀、思及先所見諸情、心驚手慄、不能定視、然猶稍見其城之榮耀、亦微見其門。二徒觀止、乃復前行、時吟曰、

智誠練謹牧之名。人所難知彼解明。

我至樂山逢此輩。觀諸奧妙益吾情。

二徒將起程、時諸牧者、一以路程誌錄與之、一戒之謹防諳媚者、一戒之迷氣地中、切不可睡、一祝其安曰、願主一路偕爾、我夢至此乃醒。○後睡復夢、見此二徒、時漸下山、向天城而往、稍離此山之左、有一地、名自滿、此地有一徑、側入天路、徑小且曲、二徒至此徑口、適遇一年少者、體態輕率、從是地而來、其名無

第八



遙望天城圖

知基督徒問其從何來將何往無知曰余生長此山左將往天城基督徒曰子意何能入天城得毋難乎無知曰善者能入余何不能基督徒曰子若到天城有何憑據可入其門無知曰吾主之命我知之矣我素行善以義待人祈禱禁食以家資助聖會賑濟窮人今又已舍本邑欲往天城基督徒曰但子入此路何不由窄門從曲徑而入故雖自許誠恐審期至必視爾爲賊豈許爾入城無知曰列位誠不知我且素不相識爾當從爾教我可從我教度萬無一失爾所云之窄門離吾邑甚遠世所共知我度往此門我邑必無一人識路但此亦何害爾盍觀此徑徑捷而易行從吾邑而來卽達於此乎基督徒見其如此自是遂低語美徒曰經云愚蠢之輩尚有可望至於此人則無望矣又曰凡無知者一出諸途智識不足若與人言卽露其無知我今當何以處此人其與之復言乎抑舍之而先行俾其反思吾言後俟其來漸漸勸之或能悔改而受益乎美徒曰以我之意一時與之盡言度有未可莫若先之而行後若可言方可與之復言時美徒吟曰

人生自滿實無知

輕棄正言卽自欺

若果執迷終不悟

二徒於是先行，無知亦隨後而來。二徒前行，未幾路入一陰徑，中遇一人，被七邪神用七繩所縛，時曳之返，直向山下之門而往。基督徒見此，戰慄大懼。美徒亦然，適邪神曳此人過，基督徒視其何人，度或棄信鄉之背道，但觀不甚分明，因其垂首而過，如被擄之賊。此人既過，美徒迴視，見其背上有字云，此外屬聖徒，實則淫惡，爲其背道，定受永刑。時基督徒向美徒曰：「我曾聞一善徒，此處所遇之情，今忽憶之焉。蓋其人卽名小信，亦善人也，素居心誠鄉，適入此陰徑，外又有一徑，直通闕路。」闕路即地獄之路詳見馬太書七章十三節名曰殺徑，人常於此被殺，故有是名。先小信亦似我儕行天路，偶坐此而睡，適有三兄弟皆強賊，卽懦志、疑心、罪辜，從闕路下殺徑，見小信睡此，遂趨近之。時小信睡醒，適將起復行，三賊近而嚇之曰：「立此小信聞之，貌驚失色，力不能與敵，亦不能走。」時懦志曰：「金速取出。」小信甚不願失其金，延緩不取出，疑心乃逼近之，手探其囊，奪其金一袋。小信遂大呼有賊，有賊，罪辜。於是大杖擊其首，顛仆在地，一時血流，有若將死。時三賊立視，後聞有人聲來，恐是篤信鄉之崇恩，乃遺小信於途，舉足疾去。越少時，小信稍愈，乃勉強前行，情大畧有此，正是。

懦疑與罪賊靈魂。

擊小信徒命僅存。

幸有崇恩居篤信。

崇恩一至賊皆奔。

美徒曰、時三賊有盡奪其物乎。基督徒曰、無藏珍寶之處、尙未被賊搜及、故其寶猶存、但據人所言、其金被奪、心甚憂悶、蓋其日用之金、時被賊幾奪盡、所未被奪者、則皆重寶、又存有多少碎金、用至末路、誠恐不足、且我聞其行路時、常常求乞以保生命、蓋其珍寶、斷不可賣、惟是且求乞、且盡力支持、迨至末路、每每忍饑而行。美徒曰、彼有憑卷、爲入天城之據、時不被賊所奪、豈不奇乎。基督徒曰、此誠可奇、但不被賊所奪、非其有智、蓋其逢此賊時、不勝驚惶、焉能深藏其物、其不失此寶、初非人力、實乃天恩。美徒曰、彼不失此寶、度必深慰其心。基督徒曰、彼若善用此寶、誠足深慰其心、但爲我述此事者、言其金被賊所奪、不勝憂惶、故自此以後、每不知以此寶自慰、且此寶尙存、其後行路時、每每忘之、有時或憶之、心將自慰、忽又思其所失者、遂轉慰爲憂。美徒曰、哀哉此人、憂何其甚。基督徒曰、然、其憂實甚、使我等亦遭此、身受傷、財被劫、且時在客地、則我憂亦然、夫彼之遭此、卽憂而死、猶不足爲奇、人言其後行路時、惟哀嘆苦悲、到處皆然、路上逢人、卽言其遇賊之事、言其在何處、遭何賊、有何物被劫、受重傷、幾喪命、美徒曰、其時困乏、何不將其寶、典賣一二、以濟路上之乏、基督徒曰、爾

此言何其不達無異殼未盡脫之黃雞夫欲求何物而典此寶乎且此寶將賣誰蓋被劫之處人素不寶此寶若依此而行不但莫濟其乏且自加憂蓋到天城明知無此寶必不得嗣天業彼意若不得天業較困乏百倍遇賊萬次益覺可畏美徒曰兄如此折吾言何其侃直夫以掃爲長子時只求一飯卽賣其業長子之業豈非重寶以掃能賣之小信豈不能乎基督徒曰以掃固有賣此業效其如此者亦多且行如此者實自棄永福一如以掃然但以掃爲人與小信不同其寶亦不同爾當辨別之夫以掃之業僅表天寶而非天寶之實至小信之寶實皆天寶也以掃以口腹爲主小信則不然以掃所嗜血氣之欲小信則又不然且以掃心爲欲蔽視不及遠乃曰我將死矣長子之業與我何益以掃此見希百利書十二章十六節若夫小信其信雖小但有小信故不效其妄爲惟寶其天寶不忍易之以目前之樂經不言以掃有信信之小亦無故人若無信惟爲情欲所屬卽賣其所有賣其靈魂悉歸魔鬼此亦不足爲奇蓋其心懷慾之時甘棄諸物惟任慾爲快若小信之心則又不然蓋其心專好天情以天恩聖道爲養生人若有此心更欲何求而賣此寶乎縱有人要買其寶無異以虛物充腹人豈甘以錢易草而爲食班鳩豈效烏鵲之食屍乎

事詳見

夫蒙恩信主者其信雖小必不效無信者將其所有及其身神或典或賣以快其情欲兄之
言謬以此可見美徒曰我言固謬但爾時責我情甚率直幾激我怒基督徒曰請復論此事
若有所唐突兄可見諒美徒曰我意此三賊胆畧尙小不然一聞人來何事疾走且小信何
必如是驚懼若與之敵力倘不勝服之亦未遲基督徒曰人固多言此賊胆小迨與之相遇
則鮮言此至一身皆胆小信固無觀兄所言便是時遇賊者兄卽與之敵亦立服之且此賊
尙未近兄兄胆已小使賊若逼兄一如逼小信誠怒兄胆更無此賊又非賊首乃深淵王之
賊夥若有大事其王遂助之聲如獅子吼我亦曾遇此賊情實可懼時被其攻逼我將盡職
禦之其聲一呼其王卽助之時如俗云我之性命不值一錢但蒙上帝之恩幸身有堅甲然
有此甲卽盡力禦之竟亦難禦如此抵敵其苦情若何非親遇之者情實不知美徒曰其胆
若大度崇恩來事何疾走基督徒曰彼走是矣夫崇恩一至彼與其王每每疾走蓋崇恩吾
主之大將但小信與大將二者不同夫主雖有多民未必悉爲大將遇諸敵時亦不能似大
將建奇功昔大闢殺珂利押此豈孩提所能乎鷁鶴之力豈能及耕牛乎聖徒之間力有强
弱信有大小小信固屬弱輩故遇敵卽敗美徒曰惜此三賊時不遇崇恩基督徒曰卽崇恩
遇之勝他亦難夫崇恩雖善戰兩鋒相抗之時禦之猶能倘懦志疑心等時臨其身亦難免
其顛覆人旣仆地有何能爲若細視崇恩之貌見有傷痕可以証吾此言昔保羅與戰之時

嘗曰、欲保生命、吾望已絕、且此強敵、曷致大闢、憂嘆哀號乎、至希曼希洗家、其時亦屬崇恩之輩、及遇此敵、卽竭力禦之、亦被其重毆、且彼得一時欲試其所能、雖爲主之使徒、時被此敵所傷、卒畏一婢、且此賊之王、其呼卽至、無一時遠離、而不聞其呼、戰倘不利、其王力所能及、卽來助之、其王甚強兇、人欲擊之、鋒刃不利、甲冑無益、視鐵若蓬蒿、視銅若枯木、射以矢、不思逃遁、發以石、等諸草芥、人制梃、彼以爲芻、人舞戈、彼以爲戲、情有若此、人何能爲、倘能得約伯之馬、胆智足以御之、或可建大事、蓋其馬之大畧云、

頸壯若雷霆。

嘶時氣象嶸。

谷中歡逞力。

陣上直衝兵。

矢密軍聲震。

刀鋒鼓角鳴。

此間危且險。

馬躍岡知驚。

今我等步行、初無此馬、切勿喜遇敵、若聞有敗於敵者、又不可肆意自衒、謂我勝他、蓋自衒者、其敗更易、試觀彼得、時生妄想、遂誇於主曰、衆雖棄爾、我不棄爾、言雖如此、後敗於敵、較他人更甚、故此天路中、聞有被賊劫者、我若出行時、則當謹衣堅甲、且要執信盾、昔有人禦此賊王、因無信盾、故戰不克、我若無此、敵必不懼我、故識者曰、當執信盾、惡敵之火箭、用此可滅之、又當求主、以軍護我、又求主與我往、昔大闢因得此、雖在死蔭谷、其心亦安、且摩西寧願死、無主偕行、一步不願行、其言曰、主若弗偕我往、毋移我出此、兄乎、今主若與我同往、雖有千萬敵、我等何懼、但主若弗佐我、雖有強勇者相助、必皆隕死下、夫我亦嘗經苦戰、

深蒙主恩。今得不死。然猶不敗。謗勇敵若不復攻我。我則甚喜。但恐危險之地。我行未出。前免獅熊吞噬。後或再遇諸兇敵。猶冀上帝救我。正是。

聖徒信小事難成。

與敵相逢必大驚。

雖敵千萬力能征

李詩集序

唐人詩集

王國子集

人

文

集

王國子

人

文

天路歷程卷五

時二徒前行、無知亦隨之來、後至一處、見有一途、混入正途、其途平直、恍似正途、二徒至此、不知兩途之間、擇何爲是、故立焉躊躇、躊躇之際、忽有一黑漢、衣皎白之衣、就問二徒、立此何故、二徒答以將往天城、遇此兩途、罔知孰是、此漢曰、可從我來、我亦將往是處、二徒於是從之、乃由偏途而往、路漸偏轉、行之未幾、已背向天城矣、然二徒時猶從之、又未幾、被其引入網中、足爲之纏絆、罔知所措、時黑漢之皎衣忽脫、二徒情方見破、因不能脫出、一時在網中痛哭、時基督徒向美徒曰、我今知悞矣、謹防詔媚者、牧者豈無戒我乎、我今所遇卽所羅門云、人詔媚其鄰、猶布網纏人足、美徒曰、路程誌錄、牧者又曾與我、使我行路弗迷、我忘觀之、乃悞入此亡途、夫大闢嘗曰、凡我之行動、卽以主言自守、弗入諸亡途、我今如此、誠不及大闢之智、時二徒在網中、自嘆自哭、後見一光耀者來、手執一鞭、及近二徒、問其從何來、何故在此、二徒曰、吾困苦之行人、將往郇山、因遇一白衣黑漢、言其將往是處、邀我從之、故悞行至此、時執鞭者曰、此黑漢、卽詔媚者、貌托光明、假爲基督之使徒、言訖、卽裂其網放二徒出、謂之曰、從我、我導爾返正路、於是引二徒入原路、時間之曰、昨夜爾宿何處、二徒曰、我昨夜宿樂山、牧者之幕中、曰、路程誌錄、牧者豈無與爾、曰、有、曰、若是、爾時猶豫而立、豈無取出以觀、二徒曰、固未之觀、曰、何不觀之、曰、我因忘之、曰、謹防詔媚、牧者豈無戒爾、二徒曰、有、但

觀是人所言甚婉，豈疑其詔媚時我夢見執鞭者，命其偃地以鞭鞭之，蓋欲教其行正道，鞭之之時，且曰：我所愛者，譴之鞭之，故當銳志悔改。鞭訖，命其復往，且告之曰：牧者諸誠謹誌勿忘。時二徒謝其惠愛，慎足前行。正是，二徒入洞，忽見一翁曰：汝等若持禪法，路上諸徒此可觀。音於殊未聞知，輕聽詔媚遇艱難。詣門探其蹤迹，二翁姑妄出。二翁曰：吾雖蒙救主開羅網，山因跋一白且受重鞭身痛酸。是頃漫登於之處，二徒前行，越未幾時，遙見前路一人徐行而來，將與之相遇。時基督徒向美徒曰：前有一人轉天城而來，將與我等相遇。美徒曰：我已見之，恐亦詔媚者，我當慎之。是人來漸近，卒與二徒相會，其名罔天。問二徒將何往，基督徒曰：我等將往郇山。罔天聞此言，呵呵大笑。基督徒曰：爾笑何故？罔天曰：笑爾無知，行此遠路，徒取勞苦而已。基督徒曰：此何言耶？若到天城，爾度其不納我乎？罔天曰：噫！誰納爾乎？爾幻想之處，人世所無。基督徒曰：此世雖無，來世必有。罔天曰：我昔在本邑，亦聞有是處，故往尋之，今尋二十餘年矣，昔不見有是處，至今亦然。基督徒曰：實有是處，我聞而信之。罔天曰：我在本邑時，若非如爾信之，必不來此遠尋。我因慕是處，時棄諸世，既尋不得，故今將歸，以享世樂。倘是處果有，我必見之矣，蓋我往尋較爾行更遠。時基督徒向美徒曰：此人所言果如是歟？美徒曰：我等當謹慎，此亦詔媚者，我前從此輩，自取諸難。兄盍思之，噫！何無天城乎？我在樂山，豈無望見之乎？且我當以信而行，毋憑目

而往切當直前勿使執鞭者復逐我經云迷人離智道小子勿聽夫此一言兄本當教我我今反以此誨爾願爾切勿聽此人我等惟當信方能得救基督徒曰我之間兄非有疑於我之所信惟欲試兄表兄之誠我早知此人卽迷於惡世之主我等今當直往因知我所信之真理中無少謬美徒曰今我企望天榮心喜不勝矣二徒於是舍之而行罔天復笑而去時我夢見二徒前行後至一地凡初入此者其氣熏人欲睡美徒時至此神倦思睡乃謂基督徒曰我今甚欲睡睫幾不開將在此暫睡片時基督徒曰此斷不可誠恐一睡不醒美徒曰奚事致此夫行倦者視睡如美食若暫睡片時精神或倍爽基督徒曰昨一牧者言有迷氣地戒我勿睡兄豈忘之耶且經豈不曰我輩勿如衆而寢當儆醒謹守美徒曰我知過矣使我獨在此得毋妄睡或至於死所羅門云一人不如兩人誠哉是言一向得兄爲伴實我之大益兄盡力勸我後亦得善報基督徒曰要勿睡此處當舉善事互相議論美徒曰我心亦甚欲此基督徒曰欲相互論當先論何事美徒曰上帝始化我心可以此先論但兄當先言時基督徒吟曰

恐睡於斯當互言

果能相勸常祈禱

歷將恩化復尋原

迷氣地中乃不惛

於是謂美徒曰吾將問爾一事夫使爾始所行如今所行其故何耶美徒曰兄之所問豈問

我昔日何以知寶此靈魂乎。基督徒曰然。美徒曰虛華市中所賣所見之物我素所好後方知此物若仍好之終必沉淪。基督徒曰其物何物。美徒曰即世之財帛富貴且放恣酗酒咒詛謊言淫慾此等諸惡時又我所樂後聞真理而思方知行此惡者皆被上帝震怒終必沉淪。我知此情卽在虛華市中聞盡忠及爾言焉。基督徒曰爾既知此時遂悔改乎。美徒曰無我時知此罪惡之非罪惡之永刑尙不願深省心雖被真理感動猶閉目不視不欲真理之光洞燭我心基督徒曰時上帝之聖神始感爾心爾何若是拒之。美徒曰其故有數蓋如此感動我心乃上帝之恩化時我不知因不知上帝將化罪人歸善必使之先悟罪一也且我時樂諸私慾嗜之如甘食心不忍舍二也素所交遊者我又不忍棄之蓋我甚樂交此人又甚樂其所行三也凡悟罪之時我心甚憂驚故復遇是時我所不欲且不欲思及是時四也。

天路歷程續說

時基督徒向美徒曰。曩者兄言悟罪之時心甚憂驚故不欲復遇是時是悟罪憂驚度亦有時遏而免之。美徒曰或有時如此但未幾復悟罪憂驚益甚。基督徒曰使爾復悟罪其故何也。美徒曰其故固多或路上與善人相遇或偶聞聖書之道或身偶有疾或聞鄰右有病或偶聞哭死之聲或思及我死之時或聞有人暴死此皆使我輒復悟罪輒復憂驚又思我未幾時必到主前受審故憂驚更甚基督徒曰爾旣復如此悟罪之心時任爾意豈猶能遏而免之。美徒曰時固不能蓋是時心爲悟罪所拘且是時罪惡誠爲我心所惡然或復思入惡中則使我心益愴基督徒曰爾時所行若何。美徒曰時我自思謂當盡力改過不然沉淪莫~~已~~基督徒曰爾思盡力改過果有如是行乎。美徒曰有不但遠離舊惡絕交舊友且又盡力以事上帝時時祈禱勤讀聖書痛哭吾罪出言存誠此等諸事皆是時所行外又行數事今不能盡述基督徒曰爾時若此豈不自謂悉宜乎。美徒曰一時固自謂若是但時雖改過無如前之憂驚復觸我心基督徒曰爾旣悔改舊惡何又若是憂驚美徒曰使我復如此亦有數故蓋聖書云人之善義悉如破汚之衣又曰恃法而行者無人得稱義又曰我儕若行主

所命亦當自謂無益之僕似此所云聖書多有載之故我自思曰自己之善義果如破汚之衣恃法而行在上帝之前果不得稱義遵主命而行果亦屬無益之僕猶恃己功冀可昇天此則愚甚時我又自思曰使人若賒欠人債計有五百金後雖以金現買倘前欠未還人訟於官囚之於獄如果不還焉得釋放基督徒曰若然比之於爾則何如美徒曰以我自揣我旣獲罪上帝深負其債今卽改過前債尙未還故我每於改過之下猶思前惡應當沉淪今焉得免基督徒曰善哉此喻請兄再言美徒曰改過之後尙有他事使我不安蓋我所行舉其至善者若細視之尙有惡相雜故我前則自是自賢後乃信一日之惡足陷地獄雖畢生之善莫贖基督徒曰爾時又行若何美徒曰始我罔知所措後以衷情告盡忠蓋盡忠素與我相識彼謂我云非得一無罪者之義無論我之義普世之義皆莫能救我基督徒曰盡忠此言爾時信其真否美徒曰當我改過而自足之時若聞此言必謂之愚但時旣自知過且知我至善之所行亦有惡相雜故聞盡忠此言不得不信之基督徒曰彼謂必得一無罪者尋之世間爾度有是人乎美徒曰始聞此言吾固奇而疑之繼與之漸談我方深信基督徒曰此無罪者誰又焉能使爾得稱義爾時曾問之乎美徒曰有彼云此卽吾主

耶穌也。今坐上帝之右。又曰。欲得稱義。則耶穌在世所行之義。懸木所受之苦。我當倚之。時我又曰。耶穌之義。使我主前亦得稱義。何以致此。彼云。耶穌卽全能上帝。在世所行。至於受死。皆非爲己。實乃爲人。我若信而倚之。其義其功。卽歸於我。基督徒曰。爾時又行若何。美徒曰。時我未敢信而倚之。疑其不肯救我。基督徒曰。時盡忠如何答爾。美徒曰。彼謂我當往試之。我恐若此。則是擅行。彼謂不然。謂主已請我往。將聖書所載。時又示我。使我釋疑。又云。聖書各點各畫。較諸天地。更固而不可廢。時我問之曰。我欲就主行。當若何。彼云。當專心專意。跪而懇求天父。燭我心識耶穌。時我又曰。懇求天父。又當若何。彼云。天父時時坐其恩座。凡有就其座者。天父慈悲。喜於赦宥。爾當就之勿疑。時我問之曰。若就其恩座。言當若何。彼云。懇求上帝。憐我罪人。耶穌基督俾我識而信之。知非耶穌之義。非我倚其義。終必沉淪。我聞主乃慈悲之主。遣爾子救世。又聞以爾子喜賜罪人。我固罪人也。求主赦我大罪。以表大恩。念爾子之義。救我靈魂。基督徒曰。盡忠教爾若是。爾行之乎。美徒曰。我固數次行之。時天父有以予示爾識之乎。美徒曰。雖多次如此祈禱。尙未得其昭示。基督徒曰。時爾所行若何。美徒曰。我固罔知所以。曰。爾時祈禱。尙未得主昭示。豈無意思止乎。曰。有誠不

計其次。基督徒曰。若然。何又祈禱不已。美徒曰。我聞之曰。若無耶穌之義。普世無能救我。我惟信此言。故自揣云。若止而不祈禱。則我必死。孰若祈禱不已。猶可望生。又憶及經云。天示有定期。若遲必待。其來必速。我故祈禱不已。後天父果以子示我。基督徒曰。以子示爾。其情若何。美徒曰。以子示我。非我目能視。乃以吾心視之。蓋有一日。我甚憂戚。度一生憂戚。莫甚此時。其憂戚也。因復知我罪大而且惡。適思我必陷地獄。靈魂必受永刑。宛見主耶穌。自天俯視。時目我云。當信主耶穌基督。方能得救。我應之曰。主歟。我乃莫大之罪人。主云。吾恩足以救爾。我云。主歟。信主則若何。主云。就我者永不饑。信我者永不渴。夫此一言。俾我知信主及就主。其意義均同。若就耶穌。專賴其義。望其拯救。亦是信之。時我心感目淚。復曰。主歟。如我罪之大。豈能見納於爾。蒙爾拯救。時主云。凡就我者。我斷不棄之。我云。我欲就主。當視主若何。所信方無錯。主云。基督耶穌臨世。蓋欲救罪人。凡信而倚之。得赦罪稱義。若恃摩西律法。則不得此。今耶穌既盡夫律法。俾信之者得稱義。彼爲我罪而付於死。爲我得稱義。彼乃復生。且又愛我。以血滌我罪。上帝我等之間。彼爲中保。永生於天。爲我祈禱。我思此言。方知欲得稱義。必專信耶穌。欲得贖罪。必專賴其血。彼遵天律。而受律法之刑。此非

爲己而然，乃爲人。若倚之而感其恩，即可得救。時我知此，滿心悅樂，滿眼流涕。滿懷惟愛基督，愛其民，愛其道。基督徒曰：若此，誠以基督示爾矣。爾既得此，爾心若何？請詳言之。美徒曰：我時得此，方知普世人，雖自稱有義，尚在罪中，知上帝義至公，罪人信耶穌，雖得稱義，亦不害其義。又使我愧悔前惡，深訝前日之罔昧，蓋基督之美處。我素思不及，又使我樂聖潔之行，切欲勸人信耶穌而尊其名，乃又自思曰：吾身若有千斛血，願爲耶穌悉流。先二徒舍無知先行，我夢見美徒，時偶迴顧，見無知後來，乃向基督徒曰：爾見彼年少者，延緩後來，離我何遠乎。基督徒曰：我見之矣，彼固不樂與我同行。美徒曰：以我之意，若與我一向同行，亦無所害。基督徒曰：然，但其意則不然。美徒曰：度其意固如是，但我當俟之來，二徒乃俟之，無知來漸近基督徒呼之曰：宜速前來，何其延緩，無知曰：若非我所深喜者，我喜獨行，不喜與人同行。時基督徒低聲向美徒曰：彼不樂與我同行，我固已言之，但我當近他，與之同行。此處寂寞，莫若與之言，以消此日。乃向無知曰：子今安乎？今爾與上帝，其情若何？無知曰：余度皆宜，蓋我行路時，滿心常有善念，得以自慰。基督徒曰：有何善念？請以告我。無知曰：卽念及上帝，念及天堂。基督徒曰：魔鬼暨諸沉淪者，亦有此念。無知曰：我不但念之，且欲

得之。基督徒曰。多有人欲得此。而終不及得。經云。凡懶惰者心欲得。終無所得。無知曰。但我念此。又爲之悉棄所有。基督徒曰。恐爾未必有是。蓋悉棄所有。其情甚難。人多謂之易。其實則難。爾言爲上帝天堂。旣悉棄所有。何據可證。無知曰。我心可證。基督徒曰。所羅門云。自恃其心者愚也。無知曰。所羅門此言。指惡心而言。我心則善。基督徒曰。此有何證。無知曰。心望天堂。每深慰我。基督徒曰。此或爾心之自欺。每有人欲望得一物。雖無故可望。心亦侈然空喜。無知曰。余豈無故徒望。蓋我所行。悉與心相符。基督徒曰。誰證爾心行相符。無知曰。我心可證。基督徒曰。噫。此無異以賊證賊。必言其非賊。爾心雖曰如是。然非上帝之道爲證。他證悉難憑。無知曰。心每生善念。固非善心。且人所行。若遵上帝之誠。豈非善行。基督徒曰。心生善念。固亦善心。遵上帝之誠而行。固亦善行。但意雖自度。有是未必果有是。無知曰。但依爾之意。善念當若何。遵上帝之誠而行。又當若何。請以告我。基督徒曰。善念有數端。有念及己身。念及上帝。念及基督。暨諸別念。無知曰。念及己身。何謂之善。基督徒曰。若合上帝之道。即可謂善。無知曰。念及己身。何謂合上帝之道。基督徒曰。上帝謂我等若此。我等亦意若此。即合上帝之道。今試詳言之。夫上帝指我世人云。無一義者。無一行善者。又曰。人

心所圖、永懷惡念而已。又曰、人心自幼時、卽懷惡念、我意亦謂如此、且念及我亦如此、此念卽善、卽合上帝之道。無知曰、心有若是之惡、我終不信。基督徒曰、爾意若是、畢生所自念、故無一善、我請進言之。夫上帝云、我心若何、又云、我行若何、若念我之心行、悉合上帝所言、即是善念。無知曰、爾今云此意、請爲我詳言之。基督徒曰、上帝之道、指我所行云、人之所行、曲而不直、不善而僻、又曰、人生卽棄正道、且不識正道、人若自念其如此、自悔自怨、其念卽善、卽合上帝之道。無知曰、念及上帝、又當若何。基督徒曰、念及上帝、合聖書所言、此卽爲善、聖書悉載上帝若何、我今不能盡述、若論上帝與我等若何、則我之爲人、上帝更知於我、我有罪之處、或自視不知、上帝則知之、且我之深衷蘊念、無一不露其前、又視我之義、如同惡臭、故恃我之善、若敢近其前、上帝必不容我、我念及上帝、若意如此、其念卽善。無知曰、子何視我若愚、我豈意上帝之所見、不能勝我、度我豈敢恃己善、而近上帝乎。基督徒曰、噫、旣不自知爾罪、曷又言信基督、蓋爾原染之意欲得稱義、當信基督、基督徒曰、噫、旣不自知爾罪、曷又言信基督、蓋爾原染之罪、暨所行之惡、悉不自知、夫人有罪、非得基督之義、上帝之前、誠不得稱義、但據爾言、明謂心行皆善、實不自知有罪、何猶言信基督。無知曰、雖然、子信焉。

善矣。基督徒曰。爾所信若何。無知曰。我信基督爲罪人死。且信上帝之前。我得赦罪稱義。因我遵其律而行。故上帝施恩納我。其或基督之功。使我事上帝之所行。見納於天父。乃得稱義。基督徒曰。如此所云。我將辯之。夫爾所信如此。實不合聖書所言。據其中所載。人得稱義。乃因基督之義歸我。非謂上帝納我所行。稱我爲義。今細按爾所言。豈謂基督之義歸我。俾我得稱義。乃謂基督之義。俾我所行。得納於上帝。後乃稱我爲義。此固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故如爾所信。實乃自悞。迨審判之日。雖有此信。尚不免上帝之怒。若夫信主得稱義者。知依律法情無可望。故逃依於基督之義。其義也。非基督恩我。使我遵律法所行。得納於上帝。乃基督之所行。代我遵律法。代我受刑。凡真信者。專倚此義。如白衣蔽體。得薦於上帝而無垢。上帝納我。始不罪我。無知曰。噫。欲我全倚基督之所行耶。則是教人縱私欲。任己意。而妄行。倘我一信基督。即得其義歸我。遂免罪。得稱義。則行惡何害。基督徒曰。爾名無知。所言亦無知。夫使人得稱義。此義若何。爾則不知。又不知信此義。得免主之大怒。且不知信基督之義。其效若何。蓋信其義。則使我悅服上帝。深愛其名。深愛其道。深愛其民。豈猶縱欲妄行。如爾無知之所想哉。

時美徒向基督徒曰。天父以基督曾示之乎。兄當問之。無知聞此言。卽曰。噫。焉有此耶。我意爾輩言此。必皆心癲所發。美徒曰。此何言耶。夫基督徒藏在上帝。初非人所能及視。若非天父以之示人。人終不識之。無知曰。爾信如此。我則不然。爾多妄想。我雖不及此。但我所信。度與爾並宜。基督徒曰。容我一言。夫此一事爾不應如是輕言。夫我善伴所云。我所敢證。蓋非天父以基督示人。人焉能識之。且人以信接基督。此信卽上帝莫大之力。生於人心。但有如此。爾皆不知。故爾速宜醒悟。自揣已危。奔就主耶穌。夫耶穌卽上帝。其義卽上帝之義。若依其義。方得無罪。無知曰。爾行甚疾。我不能偕行。爾可先行。我要在後。二徒於是吟曰。

無知何故執愚情。

告以忠言曷不聽。

若賴己功功未足。

惟憑主義義方稱。

素行罪惡應沉沒。

今倚耶穌始得生。

奉勸無知當悔改。

不然末路必臨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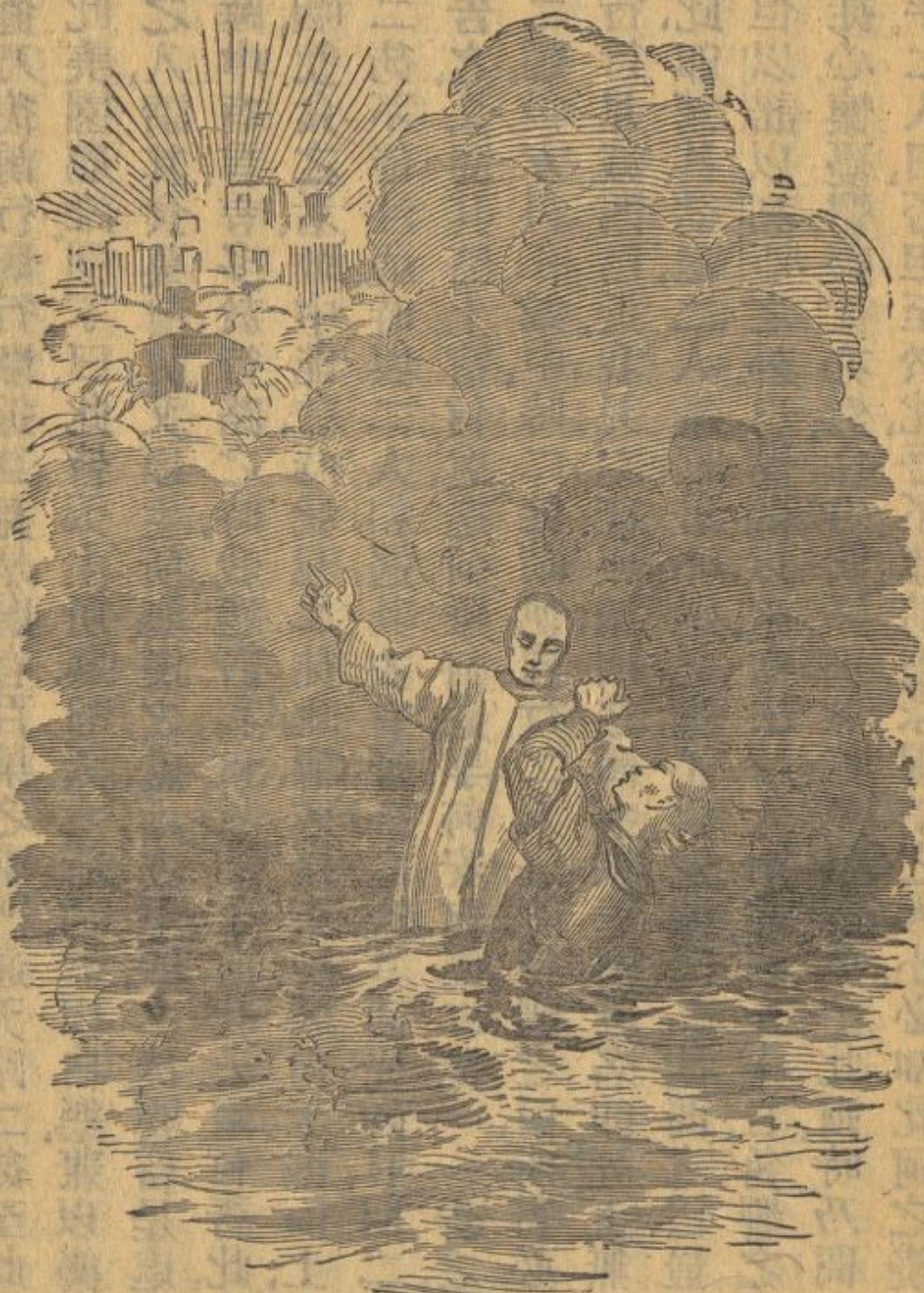
時基督徒謂美徒曰。其情若此。我等當復獨行。二徒於是疾前先行。無知亦躊躇後來。時基督徒曰。可惜此人。末路必不祥。美徒曰。哀哉吾邑之人。多有若此。卽全家全里。名雖爲聖徒。亦悉如是。夫吾邑尙多如此。况無知之本鄉乎。基督徒曰。聖書固有言曰。上帝任其目瞽不明。耳聾不聰。但今獨爾我在此。爾度此輩若何。彼豈無時偶悟其罪。而知自危乎。美徒曰。兄

年長於我可自言之。基督徒曰爾若不言依我之意度此輩亦有時如此但其素本無知罔知自悟其罪此實有益故悟罪之心胆自戕滅仍行其私意憫然自恃美徒曰以我之意亦似兄所云蓋人能悟罪驚懼誠大有益俾其初行天路心正不偏基督徒曰人能如此驚懼固大有益蓋經云敬畏上帝卽智慧之始要之驚懼當適宜美徒曰適宜之驚何以言之基督徒曰適宜之驚有三事可辯蓋其發端卽悟罪一也且適宜之驚卽迫我欲得救一心就基督二也且有此驚必能深畏上帝謹遵其諭兢兢小心誠恐稍違凡有所行又恐玷辱上帝害我心安貽憂聖神使不信者謗誹真道三也美徒曰兄所云誠如是但迷氣地我今行將過乎基督徒曰兄何問此豈厭論此事耶美懼曰非然惟欲知今行何處基督徒曰再行六七里卽過此地但我當復論前言夫悟罪驚懼無知之輩誠不知有益故要戕滅之美徒曰彼何故滅之基督徒曰悟罪驚懼此固上帝所使彼意魔鬼所致恐此能害他故拒而遏之一也且意其信主之心驚懼能害之故遏之益力惜乎斯人雖自謂有信主其實則無二也又自謂無所可懼故心或偶驚懼仍自恃弗懼三也又知悟罪驚懼不能猶自恃自賢故力拒此驚懼四也美徒曰此情我頗知我先不自知之時情亦如此基督徒曰我今當舍無知別論裨益之事美徒曰此吾所樂但兄當復先言基督徒曰若然此十年前爾邑有一人時從真道力行爭先其名暫信爾識之乎美徒曰有我識之彼素居絕遠鄉卽離信實六七

里與反舊爲鄰。基督徒曰：然，固與反舊同室。夫此人曾深醒悟，我意其時實自知罪，及其罪之應報矣。美徒曰：我亦意其如此，蓋其室離吾家僅十里，每來見我，心感目淚，時我固憐惜此人，靡不望其可爲善，但觀其後，徒曰主也，主也。基督徒曰：彼一次謂我云：將行天路，其意已決，後忽友一惜身者，從此遂疏我。美徒曰：我今談此人，當少察此輩，何忽漸離真道？基督徒曰：以此申論，誠有裨益。爾可先言。美徒曰：若然，我意其故有四。夫此輩心雖悟罪，志尙未改，故悟罪漸亡，事上帝之心亦漸亡，遂復其故迹，一若我見夫狗，脾若不安，所食遂吐出，此因食紊其腹，非其甘心也，故疾愈脾安，仍嗜其所吐，遂轉身悉舐之。夫此輩心熱天堂，惟因心懼地獄，故地獄之懼漸冷，求天福之心亦漸冷，悟罪驚懼既亡，求天福之心亦亡，遂仍行其故迹，一也。且此輩畏人太甚，故信不久，正如經云：畏人之心，中有陷阱。此輩深覺地獄之可畏，時雖切求救，但驚懼稍寬，遂懷他意，謂從真道，小則與人滋事，大則危其身家，焉可不自智，圖不見之情，甘自取此乎？其所思如此，乃復從世俗，二也。且從真道之羞耻，亦阻此輩之前路，蓋其心仍驕傲，視離俗從真道，事有可鄙可羞，故地獄之懼，於心漸亡，遂又行其故迹，三也。且悟罪驚懼，甚爲此輩所畏，不欲預知其後災，倘能預知之，而懷驚懼，或者能效諸義者，逃於主處而得安，但悟罪驚懼，此輩因欲拒之，故漸忘上帝之怒，遂舍正就邪，四也。基督徒曰：兄所言亦是，究其心志，誠未更新，有若犯罪在官府之前，驚懼戰慄，若痛悔前非，但

究其實不過懼刑而已初非有自悔罪蓋彼若得放必復爲賊但其心志若誠悔罪必不如是美徒曰暫信棄真道我已言其由但其情次請兄言之基督徒曰我固樂言之夫此輩將棄真道時盡心竭力絕不念上帝暨死之時審判之事且聖徒自修之職事私自祈禱過欲儆醒悔罪等事時此輩乃漸漸置之凡信活心熱之聖徒彼則疏而遠之後則聖徒之公事或到會堂聽道或參究聖書或互論天情其心則漸厭之時又陰拾聖徒之失欲藉此以絕真道且漸近放恣私慾之徒相交爲友又於暗室時出不正之語或見善徒偶有此惡彼則喜之益敢肆行無忌後且顯然玩小惡至此心遂堅僻惡情畢露既復自納於陷阱若非莫大之恩拯而出之必永沒於惡中我夢見二徒此時行過迷氣地適入娶地要地詳見以賽亞書六十二章四節地氣清且寧往天城路當由此故二徒至此一時甚樂間聞百鳥不時呼鳴日見衆花滿地又聞有睢鳩之聲是處之日晝夜長明故至此地遠隔死蔭之谷爲絕望不能到之處並不見疑寨且至此處卽見其將往之城又有天民與之相會蓋此地近天而天之光耀者每遊於此此卽新郎與新娘重約之處又如新郎喜新娘卽上帝之喜其民也是處酒穀悉足且一路所欲得之物至此得之甚多既至此處又聞天城有聲出大呼曰視哉爾救將至爾賞偕來矣此地之民又稱二徒爲聖民爲主所贖之人時二徒行至此得近天城故其樂甚於前時漸近天城見之益明城悉珍珠寶石所建街衢悉鋪黃金故城極燦耀映日冲輝基督徒

見此思慕致疾。美徒亦然。故一時留此痛而呼曰。凡見我所慕者。我慕之而疾。爾當告之後。二徒力稍健。乃復前行。漸行漸近。且見是處有百菓之園。門通天路。二徒至此。見園丁立道旁。問之曰。此美園屬誰。園丁曰。此皆天主所屬。卽天主所種。蓋以自樂。兼以樂諸天路人。園丁於是引之入。請其食菓。增力又以主所樂遊之處示之。歷觀二徒暫留是處安睡。我夢間見二徒時睡中有言。言多於行路之時。我適訝其何故。園丁向我云。爾何訝此。夫此園之葡萄。食易下咽。使食之者睡中能言。時我見二徒睡醒。遂自束身。將向天城而上。但城之燦耀。直爍其目。二徒不能注視。時與二人相遇。其衣有若金之耀。其面光如日。問二徒從何來。二徒以其情告之。又問其路上宿何處。遇何難何危。享何安何樂。二徒一一告之。時二人曰。爾等當復遇二難。後方得在城中。時二徒請他同行。二人許諾。特謂之曰。所得必以爾信而得。衆於是共行。行見城門已近。我見二徒與城門之間。中隔一河。其名卽死。上無橋梁。河又極深。二徒見此。卽驚甚。欲退。二人遂曰。若不過此河。不得及城門。二徒問之曰。豈無他徑可及其門。曰。有。但以諾以利亞之外。自開闢以來。尙未許人由之。卽至末日。角響之時。亦無人由之。時基督徒心懷憂鬱。美徒亦然。左右四顧。別無他策。得以免由此河。時乃問二人曰。河水各處皆深乎。二人曰。否。但至於此。吾不能助爾。依爾信之大小。必知此河之淺深。二徒於是臨河而往。基督徒一入其中。漸沉而下。大呼美徒曰。我沉諸深水。大浪踰我首。主之波浪悉



圖河死涉

逾我矣。美徒曰：兄可安心，我踐其底，覺有實地。基督徒曰：死憂饒我，流乳流蜜之地，我必不得見。時幽暗驚懼，叢集基督徒，登時昏昧，視前不見，幾不省人事。一路所得之恩慰，時不能追憶，亦不能循次言之。其時所言，悉云其憂懼，恐沒河中，不獲入天城，又未爲聖徒，與爲聖徒，前後所獲之罪，此際追憶，憂懼固多。旁立者見其如此，又見其時被魔鬼所擾，觀其所言可知，故至於此。美徒雖盡力輔之，亦難免其首不沉，蓋時或淹沉幾死，忽又翻然而起。時美徒撫之曰：兄乎，我見其門上有人立，將迎我等。基督徒曰：其將迎爾，非迎我也。蓋爾自與我相識，品行可美。美徒曰：兄之品行亦實可美。基督徒曰：兄乎，使我果如此，主今豈不救我，竟因我罪，引我陷阱中，而棄我歟。美徒曰：經云，其死也情寬無捆，其力尚健，非若他人之憂擾，此固指惡人而言。兄豈忘之乎？今兄於水中，遭此辛苦憂擾，以此證之，誠非上帝棄爾，蓋上帝試爾，觀爾前得其恩，今憶之乎？且能於苦中，以信主而保生乎？我見基督徒聞此，一時默想，美徒復曰：兄可安心，耶穌基督救爾。基督徒於是大呼曰：嘻，我復見之矣。主向我曰：爾過諸水，我必偕爾，爾過諸河，斷不淹沒。二徒之心，於是悉安，迨及濟河登岸，其諸敵仇，如石之靜，不復相擾。時基督徒又得實地可踐，後覺河悉淺，二徒濟河，其情如此。時二徒登彼岸，前二人已在是處相俟，二徒一出河，二人卽賀之曰：我乃役使之神，爲將得救者，奉遣事之。於是共行，漸向城門而往。今當謹誌此城，卽在魏山之上，二徒登此，因有二人扶其手，故登之。

甚易、且其肉衣已遺於河、蓋入河有此衣、出河則無、故城基雖高於雲、二徒上昇、飄然便捷、時與二人談甚樂、因過河無害、又得此二光耀者、一路相送、心甚欣慰、其時所談、皆言天城之榮、二人曰、天城之美、天城之榮、言所不能盡、又曰、是處有郇山、天上之路撒冷、天使會集、千千萬萬、又有義人之神、得天全福、爾今將往上帝之樂園、得見生命樹、得食其永鮮菓、爾到是處、必以白衣賜爾、日日與主互言共遊、世世無窮、爾處下地、時有憂悶、疾病、苦辛、死亡、諸事、是處終不復見此、蓋前事已往、爾今將得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暨諸先知者、此皆上帝所救之人、生前行義、今得安樂矣、二徒問之曰、我到聖處、所行當若何、曰、爾到是處、必以勞易安、以憂易喜、爾前在世、所播之祈禱流涕、爲主受難、到是處必獲其菓、且在是處、必戴金冕、天之聖主、時時得見其真榮若何、所見必不二、爾前在世、固欲事主、但肉體軟弱、事之維艱、今爾到是處、必常事主、讚美歡呼、稱謝、時時不倦、是處全能之主、爾目必樂見其榮、耳必樂聞其聲、友有先往是處者、爾往必與之重會、隨爾後來者、爾亦喜迎之、且爾居是處、必得榮光爲衣、榮車爲乘、足與榮主同行、迨主乘天雲下降、笳筒號鳴、爾亦得與之同往、主在審座時、爾亦得旁坐、且或惡神、或惡人、時主斷其罪、爾亦得與斷、蓋主之敵、素亦爾之敵、審訖、主歸天城、爾亦與之同歸、得與主永居、時如此互談、漸近城門、忽有衆天軍出迎、二光耀者指二徒、向天軍曰、此即在世愛主、爲主而舍所有者、主遣我帶之來、今已至此矣、俾

其入城、得見主而喜、時天軍歡而賀之曰、凡將赴羔之婚筵者福矣。時又有主之樂工出迎、衣白且耀、聲大而和、音響震天。二徒離世至此、衆樂工極賀之。其口歡呼、其樂大作、周擁二徒、或先或後、或左或右、有若護之上昇。一路樂作、高聲和鳴。人若見其如此、意必厥天降迎、衆如此前行、樂工歡然。時時將樂疊奏、手舞足蹈、使知其樂。得二徒爲伴、喜來相迎。時二徒雖未入天城、已若在天之樂。得見諸天使、更聞其樂擁和、樂不自勝。時行至此、城已全見、恍聞一城鼓鐘、似將迎之入。二徒又思必得此衆爲伴、居此樂天、世世不遷、心喜極甚。其時之榮樂、孰能以口墨傳之乎。二徒行至天門、其情即此。時至其門、見門首有金字云、凡遵主之誠者福矣。應得生命樹、可由門入城。時我夢見二光耀者、命二徒扣門。既扣其門、有人自門上視下、卽以諾摩西、以利亞等衆告之曰、此二徒因愛主、離將亡城而來。二徒前得之憑卷、是時取出交納、遂有將此卷呈於主。主經閱畢、乃曰、其人安在。曰、茲立門外。主乃命門卽開、使守真理之義民得入。我夢見二徒時入天城、適入門、貌卽變、得衣光如金。又有前來執琴與冕賜之、其琴讚主所需、其冕卽尊貴之冠。時我夢間、聞舉城鐘鼓、歡然大作、且謂二徒曰、請樂爾主之樂、間又聞二徒高聲唱曰、願福祉、尊榮、權力、歸坐天位者、并歸於羔。世世無窮、方門適開、放二徒入。我窺其中、城耀如日、街衢悉鋪黃金、上有多人行、首戴金冕、手執勝敵之棗枝、讚主之金琴、又見衆中、身有翼者、常相呼曰、聖哉、聖哉、聖哉、吾主上帝、後門乃闔、我



進天城圖

覩斯情甚欲我亦在其中時我正觀此頭偶廻顧爰見無知適近河旁過河甚速大不似二徒之艱難蓋其時至此偶逢一渡人卽名虛望以小舟濟之故彼亦若二徒上天山而往城門但其時獨寂行無一人來迎來賀旣到天門仰見門首之字卽亦扣門意門必立開與之得入門上俯視者問曰爾從何來欲何所得無知曰我素在主前飲食主在我處教誨時要取其憑卷入呈於主無知於是遍懷搜索覺其無此時間之曰爾豈無耶無知半語莫對門內者以此情達主主初不下視之乃命前二光耀者出縛其手足立曳之去遂手提無知由空而往及至前所見之山門乃棄之於此時我知自天門亦有路通地獄一若由將亡城然我夢至此乃醒

夢者向讀者曰

夢裡諸詞述聖經

章章用此傳鄰友

慎勿專思文外事

喻言入耳毋狂笑

五卷余書雖偶謬

誰拋菓曰菓藏核

爾須着意解分明

句句將斯教弟兄

惟當深究理中情

真道格心謹伏聽

歷程天路切宜行

孰棄金云金未精

番作茲篇爲世鐸。

而今所夢如無益。

唐從是徑得天榮。
誠恐本人別夢生。

知吾人冥冥分矣

勸汝莫想文以肆

貧道出家爲本

夢野鶴歸遙遠

夢清鵠答曰

我生浪死羈

空而拾死至荷被

我主不

娘其應

人呈伏主

內秀以

我主

將入門

Original
GIFT OF THE PUBLISHER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